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

中西區基層人士狀況研究調查

2019 年 12 月

協辦：城市睦福差傳學院

召集人

中西區教牧同工主席

研究顧問

研究項目主任

教關總幹事

教關執委/城市睦福差傳學院院長

教關項目主任

教關愛心行動主任

教關地區聯絡主任

劉麗琮傳道

蔡宗正牧師

葉兆輝教授

李允平博士

馬秀娟女士

鄺玉婷博士

李浩權先生

李妙如女士

何國傑先生

郵寄地址：深水埗郵政局信箱 88427 號

電話：3689 9810

電郵：info@hkcnp.org.hk

網址：www.hkcnp.org.hk

創會機構：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香港基督教協進會、香港教會更新運動

教關中西區基層人士狀況研究調查

目錄

摘要	2
第一章：背景資料	11
第二章：研究背景	16
第三章：個人或小組深入訪談分析結果	28
第四章：量性問卷調查分析結果	54
討論及建議	72
參考資料	84
鳴謝	85

摘要

• 研究背景

1.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為社區伙伴建立網絡平台，轉化社區。香港的貧窮問題屬結構性，教關致力透過結構性的解決方案，舒緩全港十八區的貧窮問題。
2. 本研究旨在了解區內弱勢社群居住分佈、居住情況、家庭結構、外在支援及精神健康狀況、基層兒童關係貧窮及向上流動的問題、港鐵連結了西區後的影響，以及透過調查讓合適的伙伴和資源能夠有效進入本區。
3. 本研究採取混合模式，也就是同時以質性及量性的手法。深入訪問 40 位基層家庭代表及青少年；並邀請了來自不同堂會或機構的負責社區關懷事工的傳道同工、有參與事工的信徒、地區人士進行聚焦小組。研究團隊設計一份問卷以作收集質性數據之用。我們在研究期間共收集了 234 份問卷。
4. 中西區通常給人一種繁榮、富裕和進步的印象。很多人都以「中環價值」為香港的核心價值，就是這裏的工商業運作與來往工作的專業和行政人員都是香港繁榮與現代化的標誌。然而，如同其他已發展國家或地區的部份區域，中西區社區繁榮的背後都隱藏著不少的社會與民生問題，例如貧窮、治安與民生問題。儘管中西區在扶貧委員會統計數字上，2017 年是全港最富裕的區域，但區內很多基層人士的生活狀況並不比其他地區好。例如在中西區內，特別是在西區，其實有很多劏房戶存在，他們要負擔昂貴的租金與衣食住行等開支。
5. 如同香港其他地區，中西區亦有家庭都面臨著夫妻關係、親子關係的挑戰，而且當中有很多同樣面對照顧家中體弱長者的巨大壓力。區內基層的青少年同樣面對在升學與就業上的迷惘和困擾。

• 訪談結果分析

6. 研究團隊在 2019 年 5 至 6 月間在透過中西區的教會與社會服務單位的引介，成功與 40 位居民進行個別或小組深入訪談，了解他們對中西區的觀感、他們在區內的生活網絡、現實面對的主要生活困難與挑戰、在社區是否遭受歧視，以至他們對中西區教會與社福機構提供的服務的看法與意見。

7. 總體來說，受訪者對中西區的觀感參差。有身為家庭主婦的受訪者對中西區的觀感不太好，因為本區租金和物價十分昂貴。搬來中西區都是因為有親戚介紹中西區的校網好。他們曾經因為租金太貴考慮搬離中西區，但因為子女就學關係，故只好繼續留下。青少年亦表示自己對於中西區的觀感也不錯，因為所需要的店舖都在附近，因此十分方便。而且在他們的感覺上，本區確實很有人情味，鄰居彼此之間的關係也很不錯。
8. 很多受訪家庭主婦中西區內服務居民的設施並不足夠，未能符合居民所需。他們也提到，居住環境欠佳，租金較貴，物價比起其他地區也高。有青少年受訪者表示本區的居住環境很理想。他們覺得區內的小店還保留人情味，但這些店舖都慢慢變成連鎖式和大集團經營，故尋找較平的食肆並不是容易的事情。
9. 受訪的婦女與年長人士通常沒有上班，有些偶然會到教會。有少數退休後的生活主要圍繞在區內不同社福機構參與義工服務，兼職等。也有受訪者表示平日完全沒有其他生活網絡。不少新來港人士指出他們對區內的社區服務不太熟識。除此之外，他們對本港醫療系統一無所知，但覺得到公立醫院看醫生要排很長的時間，而看私家診所又很貴。
10. 除了少數受訪者表示現時沒有面對太大的生活困難，他們大多數都面對在不同範疇的挑戰。有受訪者現時普遍面對最大的困難是房屋問題，劏房的環境令他們身體不適。也有受訪長者表示最大的困難是租金，因為租金的加幅很大，而且政府的社會保障申請繁複，難以申請。
11. 普遍來說，居民面對最大的困難是金錢和醫療問題，因為年長的很多有長期病患，行動不便，需要很多醫療費用。在情緒健康方面，有受訪者每個星期需要到醫院進行檢查，並且需要定期食藥，以跟進情緒的健康。
12. 而受訪的地區人士則表示，即使長者的子女很有錢，但與父母的關係卻十分疏遠，離父母住得很近但都甚少探望父母。至於夫妻關係在基層當中也普遍疏遠，而不少有子女的受訪者表示現實其中一個面對的困難是關於子女的教育問題。他們很多子女尚年幼，有的剛升上中學需要適應學校的生活，又正值反叛期，有時候會不聽受父母勸教。

13. 大部份受訪的青少年受訪者現時主要面對的難主要有三點，第一：對於升學的壓力不小，因為家人亦希望受訪者至少也能升讀大學，同時對於每天時間緊湊，要遊走於學校和補習班感到疲憊。與此同時，他們都表示英文科對他們來說是最困難的，成績時常都不太理想。第二：前路方向與家人期望不同。第三：擔心社會狀況，自己亦有不同的情緒，對未來不感樂觀。
14. 有受訪者表示在本區社區中很少遇到被歧視的情況，最嚴重都是超市職員一些不禮貌對待，但整體來說還是很滿意社區中人對他們的態度。有新來港人士觀察到區內一些店舖會取笑從內地來的人。
15. 受訪的婦女與長者整體對於來自教會、社福機構和政府部門提供的援助感到十分滿意。教會通常提供了很多學業上的支援給予他們的子女，也給予他們心靈上的支援。有受訪者對教會有期望，認為教會在社區的角色十分重要，因為教會主要的角色是幫人、傳道，讓社區居民不再那麼迷惘。教會也能給予一些社區人士心靈上一個好重要的支援。
16. 大部份的青少年受訪者普遍滿意區內社區設施與服務，對他們將來的生涯規劃提供寶貴的意見與啟發。不過有的建議可以多舉辦英文班及有關情緒支援與心理輔導的服務。而受訪者中的基督徒都認為，區內教會中的氣氛很好，弟兄姊妹間很包容彼此和有愛，而且教會亦投放不少資源舉辦活動。有個別受訪者表示，他們從小便參與教會並信奉基督教，對教會在成長過程中對他們在品格、知識與技能上的栽培都心存感激。
17. 除了與本區居民和服務使用者進行深入訪談外，研究團隊亦在 2019 年 5、6 月間與中西區的教會牧者與傳道、教會中負責社關事工的信徒領袖、以及社區持份者（區議員、社福單位代表與其它熱心活躍人士）進行共六次的焦點小組訪談。
18. 不同的受訪教會在區內的事工各有不同的向度，主要分為三種型式：包含外展服務、服務中心和與區內的社福網絡進行合作等，而服務內容主要進行有限度的外展服務，例如探訪老人院，到展能中心、醫院進行節期性的探訪。另外，服務中心則以家庭為單位，為兒童、婦女、長者提供服務，與區內的社福網絡進行合作。

19. 在與教牧進行的聚焦小組時，我們發現他們普遍都面對一個兩難的局面，因為教會中有不少信徒覺得，關懷貧窮與傳福音並沒有密切沒有關係。他們反映有不少的會友不理解教牧在社區所做的工作，認為社關必然包括傳福音，教牧需要就社關的意義與扶助社區對會眾作更多解釋。
20. 受訪的信徒領袖們在教會均有做不同的事奉，但他們同時面對不同的困難。當中有受訪者所屬的教會位處的地方比較多中產，因此即使他們樂於服侍貧窮人，也難以接觸他們。即使有些教會位處的地方是較多基層，所提供的服務與支援往往都不能針對迫切基層的生活需要。
21. 我們在訪談中發現，中西區教會近年都較少有聯合行動，各堂會都是傾向各自做節期福音工作和關懷工作。
22. 而與地區人士進行的聚焦小組中，受訪者多數認為西區開通港鐵後整個社區都出現不同的轉變，以往中西區較多舊樓但現在都較多被遷拆，變相中西區現在存在很多的劏房已變成高尚住宅。因為樓價高企所以變相有不少的家庭要同上一代同住，這樣可能導致家庭問題。除了基層人士外受訪者也發現中西區會出現一些「窮中產」，這類人士是不能上公屋，因為他們的收入早已過了收入界線，有的並且他們的生活也十分拮据。

• **問卷調查數據分析**

23. 共有 234 位受訪者回答了研究小組設計的問卷。其中，女性佔 78.3%。大多數受訪者沒有特定的宗教信仰，其中將近 30%是新教基督徒，其次是佛教徒（11.1%）和其他中國傳統信仰（8.7%）。對於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其中超過一半的人信仰該特定宗教已有十年或更長時間。但是，其中超過 70%的人每週只參加了一次或少於一次的宗教崇拜或聚會。
24. 多數的受訪者沒有從事受薪工作。受薪工作的人的比例大約為 37%至 38%。他們中的大多數是租客，但大多數住在私人住宅。他們當中只有 25%居住在公共房屋中。然而，必須指出的是，其中約有 14%居住在非正規房屋中，例如「分間樓宇單位」。另外，受訪者中有 41%的收入是來自就業或自僱，

- 其次是老年津貼（生果金）。其中只有約 20%的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其中有 17.2%的人領取其他社會保障。
25. 關於受訪者的教育程度，最大的群體是那些完成中學教育的人（27.9%）。他們當中還有 20%尚未完成中學。一般而言，受訪者教育程度不高，因為超過 38%的受教育者接受了小學教育或以下。
26. 至於受訪者對中西區生活狀況的看法，超過一半（57%）的人說他們回答在未來三年一定會留在本區居住。這意味著多數受訪者很願意留在本區居住。他們中只有極少數表示他們在未來三年內不會或可能不會住在本區。此外，他們中有 31.6%的人認為自己的生活環境還算普通。但是，當要求他們根據當前的生活水平（表 25）提出意見時，總體水平並不高。有超過六成的的生活水平只是屬於「一般」，但仍有兩成多的人指出生活水平「低」。
27. 研究團隊使用了「家庭關係指數」（IFR）中的 11 個衡量家庭凝聚力的指標的統計數據。指標的平均值通常很高，沒有低於 3.5 的指標（滿分 5 分）。在這 11 項指標中，平均值最高的是「我與家人相處良好」（4.14）、「我的家庭成員之間相處很好」（4.13），其次是「我的家庭成員之間互相關心」（4.12）和「我的家充滿愛」（4.11）。最低的指標是「我依靠我的家人」（3.57），「我以我的家庭為傲」（3.87）和「我的家庭備受別人尊敬」（3.94）。這意味著我們樣本中的家庭成員通常相處得很好，並且彼此之間有著強烈的情感聯繫。
28. 問卷還涵蓋了受訪者孤獨程度問題，以衡量他們的心理狀況。結果發現，在個人孤獨指標中，平均值最高的是「我很想有人陪伴」（1.75），但在數字上並不高。在人際關係的三個指標中，「有足夠的人讓我感到親近」具有最高的平均值（2.30），其他兩個指標的平均值均大於 2（3 分滿分）。總體而言，個人孤獨感的平均值為 1.67，而人際關係的平均值為 2.18。這些表明總體而言，我們樣本中的受訪者並沒有感到嚴重的孤獨感，並且與周圍的人建立了理想的關係。
29. 我們根據從問卷調查得出的數據，為家庭緊密度、經歷孤獨感的頻率和人際關係以及其他個人社經資料特徵和與在中西區生活環境等範疇進行了相關性

測試。有關家庭凝聚力測試表明，家庭緊密度與經歷孤獨感的頻率呈負相關，這意味著受訪者家庭的凝聚力越強，他們感到的孤獨感就越低。家庭緊密度與社交網絡亦呈正相關，因此我們可以推斷出，較強的家庭緊密度與更強的人際關係相關。

30. 住戶是否為住所的業主會可能會影響家庭緊密的程度，因為他們的家庭緊密度與受訪者的住所是否是自置或租住則成負相關、與他們對自己的居住環境的滿意度成正相關，並與他們對當前生活水平的滿意度成正相關。另外，如果他們對自己的住所和目前的生活水平更滿意，他們的家庭也會更加緊密。至於個人的孤獨感，它與家庭緊密度高度相關但卻負相關。這意味著緊密度強的家庭可能會導致人們經歷孤獨感的機率降低。住所的所有權與個人孤獨感呈正相關，這意味著租戶往往更容易受到個人孤獨感的影響。我們可以推斷出住屋質量和更好的生活水平可以幫助降低個人孤獨感的頻率。
31. 這些相關性結果表明，住屋條件和生活水平可能是與受訪者的家庭生活和心理狀態的重要相關因素。一般來說，自置居所的家庭緊密度較強、心理狀態較健康、個人孤獨感較弱、和人際關係較強。並且，如受訪者對生活環境與水平的滿意和經歷生活水平的提升，都可能會帶來更好的家庭生活和人際關係。

- **研究建議**

32. 透過與有關居民的深入訪談、小組討論以及問卷調查，研究團隊主要發現了中西區的基層人士的房屋開支方面頗為沈重，而且很多的居住環境都欠佳，並且會影響家人之間的關係以及學生的課後學習。居住環境欠佳會與較低的家庭緊密度、個人孤獨感與人際關係帶來負面影響。再者，頗多家長與青少年表示社區中對給予年青人在社區的學習與消閒設施以及情緒支援並不足夠，特別是針對他們在英文科的成績方面。因應上述的情況，研究團隊就為中西區的社會服務措施、社福機構以及教會的未來角色定位做出一下建議。
33. **有關居民住屋問題方面**，我們建議政府部門以至有關社會持份者應更關注基層居民的住屋需要，因為對他們來說，居住在中西區的租金負擔頗為沈重，

而且居住環境亦未必理想，本區也有為數不少劏房，這都會影響到基層居民的生活質素、家庭關係與心理狀況。政府與社會服務機構暨教會應積極探討在區內推動社會房屋共享，例如以社會企業「光房」的模式，召集有心的業主以優惠的租金租出物業，讓有需要的基層家庭共享。

34. 我們建議應動員區內的義工補充常規長者社區資助服務的不足。政府當局應在資源與政策上協調與推動區內各機構、團體與教會，推展創新與具彈性的社區照顧服務，幫助有關家庭的家居清潔，例如動員義工隊伍或兼職員工隊伍上門進行家居清潔與簡單的護理，舒緩正規服務的壓力。教會方面，可考慮開放地方給劏房戶的兒童及青少年，如溫習室，讓他們放學後可以在教會做功課及有活動空間。教會及機構可以合辦定期「節日飯局」。在節日提供免費飯局，讓低收入的家庭可享有一個美味的晚餐。他們亦可以離開狹窄的家居環境吃一頓豐富的晚餐。
35. 有關促進基層家庭成員之間關係，因此我們建議區內的社會服務單位與教會應更關注家庭和諧的需要，特別是面臨工時長的夫婦關係，因為他們需要有更多時間相處與相互了解，突破藩籬。我們並建議社福機構單位與教會應加強與家長同行，共同面對與子女相處的挑戰。例如，可以舉辦更多家長工作坊，讓他們了解在不同成長階段的特質與思維，使父母能夠掌握與子女溝通與危機處理的技巧，以及讓新來港的家長了解香港的教育制度和生活習慣。居住環境狹窄固然帶來家庭不少張力，家長經濟壓力大也影響家庭關係，衍生負面情緒，影響親子關係，所以教會或機構可舉行一些親子活動。
36. 而針對青少年的需要與學習英語方面，這與青少年的升學與生涯發展息息相關，因此社福單位及區內教會都可以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如提供免費或收費相宜的英語補習服務。社福單位與教會可招募區內有英語水準的大學生、退休或其他熱心人士為基層青少年補習英文，使他們在學習過程中不太孤單。
37. 社福機構與教會在提供服務與活動時需更體貼青少年的喜好與需要，從而更有效的接觸與支援他們。服務與活動的內容必須與時並進，了解青少年需要甚麼、喜歡甚麼。區內社福單位與教會亦需加強在社區對服務進行宣傳，增加能見度，讓更多家庭與青少年認識到所需要的服務。

38. 於此同時，政府部門亦應與社福機構和教會緊密合作，為區內青少年提供更多課餘學習與娛樂的場地，根據不少受訪者的反映，本區的文娛設施位置不夠集中，而且自修室位置亦不足。區內機構亦需找空間辦一些活動，教會可提供場地，他們在平日應有房間騰出空間共享。
39. 研究團隊發現很多受訪者都對社工與教會抱有高度信任，他們都認為教會與基督徒除為他們解決日常生活的一些需要外，在情緒支援、個人品格栽培、調解家庭關係方面都很重要。因此，教會需要贏得居民的信任，並讓他們認同教會和基督徒與他們同行。教會可設立一些專門針對社區年青人的特殊小組（起初未必需要傳福音），提供他們一個充滿愛的平台讓他們傾訴擔憂和心聲。
40. **對於有長者的家庭**，我們認為主要策略是應該提供切實的服務以支援他們在的健康與長期護理的需要。例如，教會可以與社區中的社福機構和基督徒醫生保持聯繫，提供他們所需的醫療服務。教會還應與社區中的政府部門與社福單位保持聯繫，並動員為他們提供家居護理服務，例如送餐和打掃。教會或機構招募義工，讓他們可以服侍年長的基層長者。

● **教會的聯合網絡工作建議**

41. **加強推動區內教會參與關心及服侍社區**：今次參與今次研究的有 16 間教會，建議透過課程、團契活動及外界聯合活動加強推動區內教會參與關心及服侍社區。
42. **成立跨界別扶助基層平台**：在區內每年舉辦兩次聚會，探討如何服事基層人士有關，並邀請相關講員分享，讓教會認識其他區內的社福機構、學校、企業及政府部門，有彼此認識的機會。
43. **動員中西區中的英語堂會**：本區以英語為主的堂會可以為基層家庭的子女提供英文補習與音樂培訓之類的課餘課程，但如能提供培訓給英語教會參與之義工就更為理想。

44. **堂會服事社區新概念**：區內堂會可考慮開放空間服事社區基層人士。中西區教會多為歷史悠久的建築，空間頗多，所以應可探討如何開放，配合社區需要。
45. **發掘社區潛藏資源**：動員與鼓勵於中西區企業支援基層人士，讓中西區的企業與其他營商人士認識及走進社區，了解基層人士的生活狀況。

第一章 背景資料

• 背景

「教會關懷貧窮網絡」為社區伙伴建立網絡平台，轉化社區。香港的貧窮問題屬結構性，教關致力透過結構性的解決方案，舒緩全港十八區的貧窮問題。教關的服務強調充權過程和師友同行模式，兼具知識與關懷，備受伙伴信賴，能夠幫助他們建立服務社區的能力，以達致消滅貧富懸殊和增強社會穩定的目標。

• 具體研究目標

1. 了解區內弱勢社群居住分佈、居住情況、家庭結構、外在支援及精神健康狀況。
2. 了解基層兒童關係貧窮及向上流動的問題。
3. 分析地鐵連結了西區後對社區影響。
4. 連結區內信徒群體進行調查，並合一地於2020年服侍區內有需要人士。
5. 透過調查讓合適的伙伴和資源能夠有效進入當區。

• 形式

本研究採取混合模式，也就是同時以質性及量性的手法進行調查。

- **質性：**深入訪問基層家庭代表及青少年；並邀請了來自不同堂會或機構的負責社區關懷事工的傳道同工（2組）、有參與事工的信徒（2組）、地區人士（區議員、社福機構、街坊會、互委會、地區領袖等）（1組）進行聚焦小組，每組平均 6-8 人。
- **量性：**由參與團體的義工擔任訪問員，透過區內的夥伴教會與社福機構接觸基層家庭及發放問卷。

• 研究定位

1. 認識中西區貧窮人士的一般社經、健康、年齡、族群及生活狀況
2. 識別他們所面對不同的困難、挑戰與需要
3. 了解貧窮對有關人士健康、心理、人際關係、工作情況、住屋、家庭關係等的影響
4. 了解及探討區內教會及機構如何支援他們，以及有關措施的成效
5. 為政府、社福界、教會及信徒如何更有效地減貧及扶助弱勢社群提出建議

- **對象**

研究群組：低收入人士、物質匱乏者、長期接受政府援助、長期病患（精神或行動上）、有長者與兒童的基層家庭等，以家庭為單位，了解基層住戶在物質、生活質素、身心靈等的狀況和需要。

參與團體根據服侍經驗和對被服侍者的認識，在與有關團體協調與確認後，自行辨認合適填寫問卷的基層家庭，因他們對服務使用者與個別居民的狀況最為熟悉。

- **研究方法**

如前面所述，本研究同時採用質性及量性的方法進行調查，以求從不同角度與層次尋找和識別出受訪者的生活狀況、感受、需要與意見。量性研究主要包括個人與小組深入訪談與聚焦小組，而研究團隊亦涉及了一份問卷作為收集量性數據之用。

- **質性訪問**

個別深入訪談：研究團隊期間共與 40 位中西區居民進性半結構性的深入訪問。其中 25 人接受了我們的個別訪問，而 15 人參與了約兩至三人的小組訪談。訪問內容將圍繞著受訪者在區內居住的歷史與現況、身心靈狀況、社會網絡與資本、家庭關係、物質匱乏程度、自信心、自我效能、對區內社會服務與政策的意見與對將來的展望。受訪者將自己的處境與看法對訪問員作出了深入的分享。

每個訪問平均歷時 40 分鐘，通常都是在受訪者參與或熟悉的教會或社福機構中進行。訪問將以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方法，透過教關與有關教會與機構協調邀請適合的人士。

大部份訪問的過程被錄音，並在訪問前簽署同意書或口頭上同意訪問員錄音。而訪問內容被嚴格保密。錄音和錄音由研究團隊小心儲存，不會被團隊成員以外的人接觸到，也不會向任何人透露。所有聚焦小組和訪談參與者將被要求簽署參與研究

同意書或聆聽訪問員的介紹，其中包括研究的目標，他們將詳細了解他們在受訪期間的權利、保密性、研究員如何處理記錄和謄本，以及如何使用收集的數據。訪談包含的可識別個人標識（即音頻錄音和轉錄）的數據將在提交最終研究報告後一年內銷毀。

有關數據分析方面，音頻文件被逐字轉錄，並且逐案研究，進行編碼，然後對不同受訪者的編碼進行分析和比較。初始代碼將被分組，然後從討論和訪談中抽取不同主題，並基於前幾個轉錄本來建立初始編碼框架。所得到的代碼將會進行比較以確保評分者間信度。基於恆定的比較方法來對轉錄本進行編碼和分析。並且本研究會運用備忘錄編寫和進一步數據收集來檢視得出的概念，並持續到理論飽和點。研究團隊根據可信度、可轉移性、可靠性和可確認性原則來評估本研究的有效性、可靠性和客觀性。

在對焦點小組和訪談數據進行分析時，建構主義的紮根理論(constructivist grounded theory)方法將用於發掘人們建構的意義，基於他們的觀點、價值觀、經驗、歷史和方法。原本的紮根理論探討了人群對於他們的經歷及周圍世界所附上的意義，從參與者的口中可以瞭解到他們的生活模式和概念，同時發現其他可能不明顯的模式，但建構主義的紮根理論加深了關於研究人員和參與者要共同構建意義的概念。因此，研究人員可以對多種觀點和社會經歷持開放態度，並對個人和社會背景進行全面理解。

- **問卷調查**

為了解本區基層居民的生活狀況，研究團隊設計一份問卷以作收集量性數據之用。問卷對象以住戶為單位。為使是次研究具代表性與分析價值，研究團隊在研究期間共收集了 234 份問卷。在抽樣方面，問卷調查將以低收入人士、物質匱乏者、長期接受政府援助、長期病患（精神或行動上）、有長者與兒童的基層家庭等為對象，

以住戶為單位。調查亦採用立意抽樣方法—研究者根據個人主觀判斷而選取最適合研究目的的樣本；是在特殊狀況下被接受的抽樣種類。

適用時機：

- A. 研究者使用它來選擇特別能提供訊息的獨特個案。
- B. 藉以選取難以接近、屬性特殊的母群中的成員。
- C. 當研究者想確認特殊個案類型，以便進行深入研究時。

針對如何識別適合的受訪者，研究團隊與相關的教會、學校與機構就受訪者的資格達成共識。樣本主要涵蓋上述的弱勢社群成員。

因基層家庭未必能夠自行正確地填寫問卷，因此研究小組為夥伴教會、學校與機構的同工或義工代表提供參加訪問訓練，然後可教授其他教會成員或同工，在探訪基層家庭時幫助家庭填寫問卷。訓練內容主要涉及與受訪者的溝通技巧及掌握問卷內容。

調查採用經過學術科學驗證與被確定可靠性，並有現成中文版的量度工具，作為問卷的內容。主要範疇將包括量度受訪者的身心靈狀況、社會網絡與資本，家庭關係、物質匱乏程度、自信心、自我效能與對將來的展望。本研究將針對受訪者對中西區的感覺與生活水平暨居住環境的主觀感覺、家庭緊密度與成員間之關係與個人孤獨感做重點分析。有關受訪者對中西區的感覺與生活水平暨居住環境的主觀感覺的問題參考自 Lau, Gordan, Pantazis, Kim, Lai 與 Sutton (2014)所作香港貧窮及社會排斥研究，並經過研究團隊做出的些微修改與增加與中西區相關的題目。而有關量度家庭緊密度與成員間之關係，我們採用了 Hudson (1982)研發用作量度家庭成員間問題的嚴重性、廣度與深度的「家庭關係指數」(The Index of Family Relations, IFR)中的部分題目。IFR 原本共有 25 條題目，並分為三大範疇：家庭緊密度、家人間相處的壓力程度與彼此間的衝突。因考慮到本問卷的最終長度與每一個訪談所需用的時間，本研究只採用有關於家庭機密度的十條題目。而有關於個人孤獨感方面，我們採用了 De Jong Gierveld (1987) 的「孤獨感量表」(De Jong Gierveld Loneliness Scale)。該量

表共有六條題目，包含兩大範疇：社交孤獨與情緒孤獨。這兩套工具擁有已獲驗證的中文版。

同時，研究團隊並且進行了文獻回顧，重點參考過去在香港與其他華人社區曾經進行的類似貧窮研究，了解它們的研究方法與問卷內容。問卷也將問及受訪者的社經地位與個人特徵。

我們將採用單變量和多變量分析方法來報告調查結果。單變量分析將用於表示單個變量的頻率分佈、平均值和離散度量。另一方面，多變量分析將使我們能夠理解幾個變量之間的同時關係。相關性測試和回歸分析將用於調查受訪者的社會經濟地位、物質匱乏與家庭關係、在中西區的生活狀況、個人空虛感等變項之間的相關性。我們也會特別分析不同類型的受訪者，如性別、年齡、家庭成員組合、身體殘障狀況與上述變項之間的相關性，以便研究團隊就不同群體中存在的問題與需要作出解讀與建議。

第二章 研究背景：中西區民生及香港貧窮與基層人士狀況 及香港教會社會服務傳統

- 中西區民生狀況

中西區位於港島西北部，是全港的政治與經濟中心。政府總部、主要政府部門與公營機構、大型銀行與金融機構都座落在中西區。這個區通常給人一種繁榮、富裕和進步的印象。很多人都以「中環價值」為香港的核心價值，就是這裏的工商業運作與來往工作的專業和行政人員都是香港繁榮與現代化的標誌。然而，如同其他已發展國家或地區的部份區域，中西區社區繁榮的背後都隱藏著不少的社會與民生問題，例如貧窮、治安與民生問題。這些問題往往都會被繁榮與富裕的表面遮蓋，領導無論是政策制定者、工商界、社會服務提供者以及很多市民都忽略了一些在同一社區生活中弱勢社群的處境。久而久之，整個社區的貧富差距會不斷的惡化。這都不利於社區關係的和諧以及居民的共融。

縱然中西區是本港的政治與金融中心，這種情況都在中西區發生。除了金鐘、中環和上環的核心商業地帶，中西區其中一大部份是屬於廣義上的「西區」，包括西營盤、石塘咀與堅尼地城等分區。這個地區的民生狀況整體上未如前述核心商業地帶富裕，並且聚居著不少基層人士與弱勢社群。「教關」與區內的教會同工和社福機構長年以來都從它們接觸的會友或服務使用者觀察到這些居民不同的需要及生活上面對的挑戰。例如，儘管中西區在統計數字上在 2017 年是全港最富裕的區域，但區內的很多基層人士之生活狀況並不比其他地區好。例如，中西區內，特別是在西區，其實亦有劏房戶存在，他們要負擔昂貴的租金與衣食住行等開支。而如同香港其他地區，很多家庭都面臨著夫妻關係、親子關係的挑戰，而且當中有很多同樣面對照顧家中體弱長者的無限壓力。區內基層的青少年同樣面對在升學與就業上的迷惘和困擾。另一方面，在 2017 年中西區亦有 12.2% 的長者（4700 人）為獨居（社會福利署，2019）。因此，中西區並非是一個能夠在民生上被忽視的地區；各持分者都有需要更了解區內的深層民生狀況與弱勢社群的處境。因此，這都是研究團隊這次進行此研究的目的，並期望透過研究所得出的結果，能夠更立體與全面地認識

中西區的民生狀況，並且為政策制定者以及各教會、服務提供者提供加強對區內基層人士的支援提出建議。

根據社會福利署中西區及離島區福利辦事處發表的「中西區及離島區福利需要社會指標」（社會福利署，2019），2017 年中西區的人口約為 241,500 人，較 2011 年時下降了 4%，並且推算在 2026 年時會比 2019 年下降 11.3%。因此，本區的人口無論是從過去到將來都呈現下降的趨勢。而本區的年齡中位數在 2017 年與全港同為 43 歲。在住戶人數方面，中西區最多的家庭為二人家庭（27.2%），其次為一人家庭（24.5%）與三人家庭（21.1%）。與全港相比，最多的也是二人住戶，但一人家庭只佔 18%，而四人家庭就有 18.7%（中西區為 15.4%）。這些意表中西區整體的住戶人數偏低。而居民教育程度方面，中西區有多達 45% 的居民擁有學位或以上的學歷，全港則有 24.8%；擁有初中或以下的居民則只有 18% 左右，全港則有 33%。很明顯地，中西區的居民的教育程度整體來說是比較高。

根據扶貧委員會「2017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2018），中西區的貧窮住戶僅有 11,000 戶左右，而人口則約有 22%，貧窮比率只有 10.3%，為全港 18 區中最低。中西區的貧窮長者比例相當高，年齡中位數達 65 歲。大部分（83.5%）的貧窮人口並無從事經濟活動。區內僅 3.9% 的貧窮住戶居於公屋；居於自置居所高 75.3%，為各區中最高，當中 94.2% 沒有按揭。區內居民的綜援個案數目在 2018 年有 2926 宗，佔全港個案總數的 1.3%。而 96.8% 的貧窮住戶無領取綜援，為 18 區中最高，而非綜援貧窮住戶中，大部分（86.3%）沒有經濟需要。從表面的統計數字看，中西區整體來說是一個較為小康、生活水平較高的社區。

然而，在 2017 年 11 至 2018 年 6 月期間，位於堅尼地城的明愛莫張瑞勤社區中心連同香港大學科斯產權研究中心，進行西區基層住屋及生活處境調查，以方便抽樣形式巡查了區內 114 幢大廈，了解西區的劏房情況、劏房大廈的分間比率、劏房大廈單位數量與原單位數量的差異，以及樓宇的保安及消防設備狀況。研究發現在是次調查的範圍內，有 64 幢樓宇內有屋宇單位被分間成劏房，約佔 56.1%。當中有

393 個被分間的屋宇單位，內裡共有 1,117 間劏房，平均每個屋宇單位被分間成 2.8 間劏房，平均分間佔受調查樓宇的比率為 22.9%，以一幢有 10 間屋宇單位的樓宇為例，即有 2.3 間屋宇單位內有劏房，樓宇天台亦有 39 間天台屋。根據差餉物業估價署的單位資料以及實地調查的記錄，調查員估算下，單單在西區便有 3,474 間劏房，對比統計處 2016 中期人口統計數字所載中西區共只有 3,918 劏房，相信官方數字較實際現況為少（明愛莫張瑞勤社區中心，2018）。

研究指出，西區近十年經歷大規模市區更新，並隨着港鐵西港島線發展，舊日基層家庭不少可負擔的樓宇都被改建成酒店、高尚住宅及商廈，基層住戶所能負擔的舊樓單位供應大幅減少。可是，另一邊廂，是次調查觀察到劏房需求繼續上升，其一因素是西區有不少在港讀書的留學生，因大學宿位不足而租住劏房；另一原因則是因為為數不少持工作簽證、在港工作的外來人口，定居於此等單位內。分間單位的供應應運而生，平均租金達 HK\$5,116，比九龍西高出一成。大廈樓宇住戶數目增加，因此加重了消防設備、大廈電力負荷的負擔，或對大廈構成安全及管理的風險。是次調查亦反映基層街坊生活處境。他們租金佔收入比率中位數 36.4%，而住戶的可支配收入中位數(扣減住屋開支)為 HK\$9,073.3；人均可支配收入中位數則為 HK\$3,579.2。另外，75.7% 有與業主簽訂書面租約；而在這些住戶中，則只 41.1% 在租賃文件上加蓋印花。在是次調查中，73.8% 住戶被收取額外的水費；77.8% 住戶的電費則較電力公司收費為高，超收金額較九龍區高。受訪者因各種原因，包括傾向就近工作地點、方便子女上學、維持親友支援等，不得不支付昂貴的租金，換取繼續留住本區，應付較高的生活指數。此等基層家庭當中不乏輪候公屋的人士，亦有部份家庭成員為應付租金而需要兼任兩職，卻因收入水平較既定限額高而跌出社會福利保障網之外（明愛莫張瑞勤社區中心，2018）。

明愛研究團隊建議，西區劏房的出現與其處於樓宇樓齡及建築狀況有關。建議政府須正視市區舊大廈樓宇安全維養及管理，加強支援大廈法團及居民復修樓齡超過 25 年的樓宇，落實執行建築物條例及消防條例等相關要求，並協助有需要的大廈改善管理質素。而西區劏房住戶的居住成本昂貴，令他們身處「租金負擔引發貧窮」

的困境。今天的香港島，不是昨天的山頂，不應隔離未能負擔昂貴租金的基層家庭。因此建議政府增建市區公屋，尤其在港島西區，特別在市區重建所得的土地應提供公屋單位，正視基層市民在市區居住的正當需要。隨著近年市區公屋建屋量回升，公屋申請程序亦應回頭，放寬非長者家庭去申請市區公屋。

在明愛安排的研究發布會中，其中一位住在一個 200 呎的劏房居民提到，她丈夫靠 1.5 萬月薪養一家三口，單租金已花 8,500 元，扣除水電費，只剩 5,000 元生活費，已在西區搬家 3 次，她更因此經常失眠。雖然她曾到九龍找租金較平的單位，但由於丈夫和女兒要留在西區工作上學，料交通費要花近千元，故放棄念頭。也有受訪家庭表示，即使女兒想學跳舞，也付不起學費，惟女兒年紀小不懂事，怪責家裏環境不好，使她壓力大 (香港經濟日報，2018)。

明愛的研究發現都說明了在中西區，特別是西區，很多居民也都在日常生活中面臨不少挑戰，而劏房同樣也在本區出現，不少居民的居住環境並不理想。

- 有關香港貧窮與民生狀況的研究

香港的貧窮、貧富差距以及弱勢社群在社區的融入情況在近年來都是學者、社福機構與民間智庫的關注焦點。他們都關注到引致本港社會出現貧窮問題的因素，並且那些群體特別受到貧窮的影響。針對這些問題，研究通常會審視政府當局與社會各界如何制訂相關的政策與服務扶助弱勢社群脫離困境，以及相關措施的成效。再者，他們亦會為扶貧策略與促進社會的共融提出一些建議。

- 引致香港貧窮的主要因素

香港中文大學學者黃洪（2013）從宏觀、中觀與微觀三個層次的視覺來分析引致香港貧窮問題的因素。在宏觀方面，他認為香港貧窮問題是由以下三項互相關連的經濟結構成因所導致。第一項因素是全球化下資本的流動性越來越高，香港與中國成為全球化經濟生產體系的一部份，香港生產資本大量移出，而金融資本大量移入，

促使香港經濟急速轉型。金融資本尤其是熱錢的流入則令香港的資產價格大幅上升。香港出現高地價、高樓價、高租金的情況，令窮人必須將更多開支放在房屋上，房屋成為窮人生活的重擔。

第二項因素是經濟結構轉型導致勞動市場出現重大轉變。勞動力市場出現兩極化形成，形成層級化的勞動力市場。第三項因素是勞工在勞動力市場向下流動多於向上流動。基層職位亦多屬散工、臨時工、合約工、兼職工、外判工等邊緣工種。勞工一旦面對失業或就業不足，一方面很難重新就業；另一方面，若重新就業，就要被逼接受這些非正式工種而成為邊緣勞工。大量基層勞工遊走於「失業」、「開工不足」與「在職貧窮」的狀況，成為不受保護的邊緣勞工。

而從中觀視覺來分析，社會資本的弱化及對邊緣社群的社會排斥是造成香港貧窮問題持續的重要成因。貧窮既造成社會資本的弱化，而社會資本弱化又反過來令貧窮狀況持續，兩者形成惡性循環。八十年代香港去工業化，導致勞工的工友網絡弱化，成員間的資訊和資源一同縮減，大大減低工友網絡在介紹工作、經濟支援及情緒支援的作用。社區的街坊網絡也因舊區重建及要搬入新市鎮而消滅。失業及貧窮人士的社會網絡出現同質化，熟悉的親友亦多是失業及貧窮人士。因此失業及貧窮人士較少機會從親友網絡中得到經濟支援，或由親友得到尋找工作訊息與途徑。所以社會資本的弱化與同質化反過來令貧窮人士的貧窮狀況持續。貧窮引致生活的匱乏，亦帶來精神的壓力與緊張，容易導致貧窮人士自我孤立；另一方面，社會排斥又進一步令那些貧窮的弱勢社群與主流社會越來越疏遠、缺乏人際交往，導致人際網絡的解體，使到這些弱勢社群脫貧更加無望，貧窮狀況不斷持續。基於定型及歧視，香港不少社會人士對新來港、綜援受助人、少數族裔等社群採取排斥的態度，使到這些被排斥的社群難以脫貧。

微觀視覺方面，個人能力與價值觀是導致個人貧窮的成因。個人的人力資本不足，較難找到工作，並較容易失業，而且薪酬亦會較低，將使到個人及家庭更容易成為窮人。由於教育水平影響人力資本，所以教育水平的高低是決定個人日後社會及經

濟地位的關鍵。就個人的價值觀和文化而言，香港人過分的自立文化與香港社會的標籤效應，也令貧窮惡化。香港政府強調政府的服務是作為最後的防線，是當個人及家庭無法發揮功能時才作出補救性的介入。這一方面強化了傳統的自立文化，另一方面亦造成「標籤效應」，將接受社會福利者建構成為「最不能自助者」的弱勢社群，是應該動用社會資源來救濟的一群。這是「建構的自立」。這令部份貧窮人士不願意領取綜援，亦不願接受政府其他的協助，令他們處於孤立的處境生活非常困苦。

而在黃洪另外一篇較早期的文章（2002）中提到，在九十年代到二千年代期間，香港政府並不公開承認香港的貧窮問題迅速惡化，但由於綜援個案數目不斷增加，政府在社會保障的開支不斷增加，這經已加重政府的財政開支的負擔。綜援又缺乏有效的脫貧措施，協助有工作能力的受助者重回勞動力市場。由於個案數目龐大，就算輕微提高綜援的金額，亦會令開支大量增加。所以，香港政府對提高綜援金額採取保守的態度，金額調整的幅度經常落後於全港市民生活上升的水平，令綜援家庭陷於貧困的生活。當年的削減綜援金額使貧窮問題在下一代延續，令很多家庭陷入惡性循環。對不少綜援家庭來說，房屋及教育的開支根本經已減無可減。其中如租金及學校雜費等的價格彈性非常低，其價格均不是綜援家庭本身可以控制，亦未能有其他替代的服務。所以，這些家庭在面對削減綜援後收入減少，最可行的應付方法便是減低食物開支。但以每人每餐只得 \$ 12.3 的食物開支，不少綜援家庭必須為三餐發愁，而且不少在月尾的時候，更陷入饑饉的邊緣。單一、廉價的食物，加上數量亦不足，很可能造成兒童營養不良或不平衡，這對正處於發育年齡的兒童的身心健康成長，肯定會造成嚴重及長遠的負面影響。

另一方面，香港大學的葉兆輝教授（2017）也認為，M 型社會社會的出現，使過去 20 年香港市民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由於部份市民跟不上經濟轉型的步伐而造成深層次就業問題，中低技術工種的工人因沒有議價能力且受到了嚴苛的剝削，他們生活在貧苦之中，而他們的後代也面臨着跨代貧窮的威脅。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顧汝德（2015）在其著作「富中之貧－香港社會矛盾的根源」中指出，過去二十

多年政府以亞洲金融風暴為由推行緊縮措施，推卸其社會責任。這些決策加劇了經濟低迷，也拖延了復蘇。尤其對於要申請社會服務的低收入人士和長期病患來說，入息審查和格價配給都變得苛刻。第二是有關香港特有的政治。收入分配嚴重不均，稅制有利富人。第三是有關香港的房屋問題。特區政府撤出房屋市場，市場任由地產商擺佈，導致樓宇供應量暴跌，格價飆升。與此同時，大量樓宇日久失修，變成危樓，環境骯髒，威脅公眾健康和安全。第四：政府長期與商界合作，阻礙現代化社會服務的發展。護理專業界曾經設法阻撓政府削減服務，政府也曾因此增加社會開支。然而，增加的撥款實在太少，也來得太晚。另外，顧汝德認為本港的決策者一直反對實施社會保障制度，並說服社會把領取綜援的家庭抹黑為並不值得同情。這種詆毀領取綜援家庭的取態令失業者和長者不願申領綜援金。

香港大學的周永新教授（2014）認為香港的經濟已發展到了相當水平，資源足夠保障每一個市民的基本生活。所以，貧窮問題不應是資源不足，而是部分人士無法賺取資源，需要別人的幫助。另外，香港出現兩種特殊的情況，使貧富差距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第一是，樓價急升使財富高度集中。八十年代開始，受過專門訓練的僱員轉向服務業，原可增大中產階層的數目及他們的收入，但樓價上升，把他們收入的主要部分轉移到極少數富有人士手上，結果是財富高度集中，中產階層無法享受收入改善的好處。第二是，新移民增加造成低收入階層無法減少。新移民本身並不是問題，但他們多從中國農村或鄉鎮來港，教育平低，也多無一技之長，來港後多只能找到低薪工作。新移民佔香港人口增長重要部分，他們所得收入偏低，貧富懸殊現象只會惡化，不會改善。

Lau, Gordan, Pantazis, Kim, Lai 與 Sutton(2014) 則指出，現時給予退休人士的社會福利及服務水平，仍然不足以令三分之一的長者脫貧。由於預計香港人口在未來 30 年內加速老化，因此，減少長者貧窮率是非常重要的政策目標。周永新（2014）亦有相同看法。而語文水平，特別是個別基層人士的粵語和英語水平，都影響人們的教育發展，從而影響他們在職場上的成就。調查結果彰顯了人力資本技能的獲取（例如語言及資訊科技應用）的重要性，因該等技能有助提高就業能力。香港僱員

再培訓局及其委任的培訓機構應設計各項培訓課程，配合不同組別人士的需要，尤其是兼職人士。

➤ 最受貧窮影響的群體

有關於在本港最受貧窮影響到生活的群體，黃洪（2013）提到，包括兒童及青少年，少數族裔、新來港婦女、向下流動的邊緣勞工和長者。葉兆輝（2017）則加上在職貧窮、離婚人士、少數族裔與殘疾人士乃在生活中最受影響的組群。顧汝德（2015）則對幾個弱勢社群受到的影響做出較深入的剖析。他認為有幾類的群體屬於「隱藏的受害人」。第一個群體是長者。長者的活動能力和記憶力隨着年齡增長而減退，病況變得嚴重，身體更為衰弱。很多長者生活無法治理，而且因為精神上的退化，比兒童更需要他的照料。第二個群體是殘疾人士，下半身麻木或無法活動的人生活其實截然不同。很少人知道下半身癱瘓這會持續感到疲倦，要無止境地克服藥物併發症及對健康的威脅。

第三個群體是還有危疾瀕臨死亡邊緣的人，其中包括還有遺傳缺陷疾病、難以存活逾 20 年的兒童。政府卻因為經濟理由，要求他們的父母接受現金援助，用來聘請家務助理，在家照顧他們患病的子女。然而，這類長期病患者本應獲安排入住成本較高，接近急救設施的專門部門。他們每日都有可能因窒息而死，但政府卻忽視這些風險。而第四類則是面對長期病患子女而深感無能為力的父母，其苦惱也難以被察覺出來。另外，自閉症兒童如果能盡早接受密集式學前治療，有助他們的長遠發展。但申請接受這些治療的平均亂輪候時間，在 2008 至 2012 年間增加 50%。然而，香港不少家庭父母必須同時工作才能維持一般的生活水平，故他們難以太多時間自行照顧子女。這些弱勢社群長期都生活貧困，只有獲得政府直接或間接的援助才能過有尊嚴、舒適的生活。

Lau, Gordan, Pantazis, Kim, Lai 與 Sutton(2014) 的研究發現，在香港，能否覓得一份理想工作與教育程度密切相關。教育程度愈高。對於職場依存程度較低的人士，透過參加教育課程或培訓項目以提升技能的機會率亦相對較低。僅 7% 兼職人士曾參

加教育課程或培訓項目；全職人士的對應比率為 16%。上述差距也許與兼職人士的工作條件（例如缺乏彈性工作時間）有關。他們的研究亦發現，社經地位最高組別（第 3 / 4 級）的生理健康（平均分為 56）遠勝社經地位最低組別（第 1 級）（平均分為 50）。"社經地位最高組別（第 3 / 4 級）的心理康亦勝過其餘兩個組別，其平均分為 46。社經地位最低組別（第 1 級）的心理康平均分為 45、而中間組別（第 2 級）的心理康平均分為 44，故兩個組別之間未必存在線性關係。而在中國內地，徐富明等人（2017）則本篇文獻指出了貧困與心理康的關係，並提出兩種不同的假設：社會因果假設和社會選擇假設。社會因果假設認為，貧窮增加罹患心理疾病的風險，因為社會壓力，營養不良等原因。而社會選擇假設認為，患心理疾病的人會增加深陷貧窮的風險，心理疾病患者會經歷心理疾病支出增加、社會排斥等。而文獻的第 5 頁亦提出了有效的扶貧政策和措施。

另一方面，根據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夥同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進行的「觀塘區貧窮家庭需要－貧窮線以下家庭之生活實況調查報告」（2013），貧窮線下家庭最想改善的項目分別是食、住、行、及子女學習活動。而「公屋家庭」的住戶希望獲得『現金津助』比較多，反而「私樓家庭」的住戶希望獲得『支援服務/實物』比較多相信，這方面的差異是由於居住在「私樓家庭」擔心任何政府的直接現金津貼，都會造成業主加租的藉口，因此，他們比較希望直接獲得『支援服務/實物』。

➤ 對扶貧與減貧做出的建議

就如何使本港扶貧策略與措施更有成效，從而達至減貧，顧汝德（2015）建議社會需要逆轉那些加重市民財政負擔和痛苦的政策及計劃。他舉例來說，政府不應再堅持社會服務應該採用私營機構運作的模式，服務和設施的提供應該回歸到以照顧弱勢社群需要為準則，而不是使用者的負擔能力。要把政策改弦更張，政府必須承擔為市民提供福祉的責任，提供足夠的房屋、醫療保健、教育和福利服務。周永新（2014）建議政府應從社會保障的安全網入手，加強推行現金資助。葉兆輝（2017）則建議政府的扶貧政策可包括恆常性現金福利項目、非恆常性現金項目（包括一次

性措施）、設有入息/資產審查的非現金福利，以及其他非現金項目。恆常現金福利方面，主要可分為以下兩類：社會保障金額（包括綜援、高齡津貼及生活津貼，以及傷殘津貼）和其他恆常現金福利。

黃洪（2013）則提出應從宏觀、中觀與微觀三個層次做出扶貧與減貧的介入。宏觀層面介入方面，首先，香港政府必須改變過去積極不干預的施政理念。政府要加強經濟多元化，尋找經濟新增長點，創造更多職位適合吸納不同年齡及技術水平的勞工。另一方面政府要將解決香港貧窮問題視為本身的責任改善人民福祉，促成經濟與社會平衡發展，而非單單追求經濟增長，才應是現代政府追求的目標。而中觀層面介入則因應現時社會排斥造成及強化香港的貧窮問題，在減貧政策下必須包括如何促進社會包容。社區經濟發展的特色正正在於它不單強調經濟重建，亦重視社會包容及可持續發展。要消滅香港的貧窮問題，必須重建貧窮者的社會網絡，開展地域性的社區經濟發展項目，這類型社區經濟發展項目不是為了替代市場或政府所提供的福利，而是強調以社區為本、自下而上的參與及動員，發揮貧窮者擁有但未受市場及社會利用的才能、技術與經驗，來服務社群中的其他成員。一方面改善貧窮人士的生活質素，另一方面使他們重獲生活的意義及尊嚴。政府應支持非政府機構、社區團體開展更多社區經濟發展項目，包括合作社、地區交易平台、社區貨幣、社會企業等等。一方面，為社區居民提供有意義的「工作」，使其本身的人力資源及技術可以發揮；更能加強社區的連結社會資本及橋樑社會資本。最後，應加強公民教育，減少社會人士對少數族裔、新來港人士及領取綜援人士的歧視與標籤，亦應確保這些邊緣人士能有同樣機會及途徑去使用教育、房屋及社會福利等公共服務，避免制度性社會排斥的出現。

至於微觀層面介入，黃洪認為，要提高青年的人力資本以解決青年的失業問題，不能單靠一兩個短期的青年訓練計劃，更重要的是要對整體正規教育職業訓練及在職教育進行改革。加強不同職業、技術及傳統文化教育系統之間的協調，才能令教育制度更符合人力資本發展的目標。

➤ 探索香港教會扶貧傳統

聖經中「愛鄰舍」的教導相信對我們一些信了主一段時間的人來說並不陌生。主基督用「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指出心態最重要，鄰舍的身份和種族與地域並無關係。耶穌要告訴我們，憐憫那個落在強盜手中的就是他的鄰舍（路 10：25～37）。

「鄰舍」在現代人的角度看可能只被視為睦鄰關係，但聖經的教導並不止於此。鄰舍其實包括有需要的鄰居、同事、朋友、甚至社會上其他人。耶穌基督把這個概念推得很闊：誰需要我們施予援手，誰就是我們的鄰舍。本著這樣的教訓，基督徒確實無理由對於別人的需要和困難不聞不問，總是要實踐出主給我們的教導，愛人如己，見證祂的恩典慈愛。

在基督教往後二千多年的發展中，秉承著聖經的教導，扶貧纾困和傳福音都是教會和信徒努力的重點（D. 溫特、陳恩明譯，2011）。馬太福音 11 章 4～5 節記載耶穌自己在世上工作的重點和指示門徒需要努力的地方：「耶穌回答說：『你們去，把所聽見、所看見的事告訴約翰。就是瞎子看見，瘸子行走，長大痲瘋的潔淨，聾子聽見，死人復活，窮人有福音傳給他們。』」

在香港，基督信仰當初主要是由西方差會的傳教士帶來。在他們在港建立的教會，扶貧工作、貼近基層市民為事工的重要一環。尤其是在戰後，大批貧苦難民從中國內地湧來香港，流離失所，飢貧交迫，教會和宣教士們在接濟、醫療、教育和安慰等事工上發揮了不可磨滅的貢獻。而教會團體在提供服務時，亦多與傳教工作連在一起，因而接受服務的人士，不多不少也受到信仰的薰陶，特別在教會學校就讀的學生，日後有較高比例成為信徒，間接地把教會團體的福利觀念傳遞出去。這些宣教士和教會在經營社會服務時的動力往往是建基於耶穌宣揚的「愛人如己」理念，表達的愛心是沒有區分種族文化性別老幼的。「愛人如己」驅使了宣教士遠渡重洋來到香港，服事與他的非親非故、文化背景迥異的中國難民，實在是效法了主基督走遍各城各鄉，醫病趕鬼，親自關愛當時在社會中被忽略和歧視的群體，為使徒和後世的教會群體樹立了很好的榜樣（周永新，2013）。稍為年長一點的弟兄姊妹可能會有一樣集體回憶，就是從教會團體和志願機構領取救濟品和援助物資。在那一

代香港市民的記憶中，那是「吃救濟品的年代」。在過去幾十年間，雖然基督徒人數還未成為社會的主流，但教會因著關愛與委身，培植了不少社會服務人才。他們數目雖少，但對社會服務的發展卻有極大的影響力。而部分更參與社會政策的制定，多少表達了教會的信念和信仰元素。

從七十年代開始，香港政府逐步在社會福利上扮演更重的角色，及後更成為社會服務的主導者，把服務專業化和常規化。教會在社福的角色從此因為要配合政府政策和訂定的服務框架而有所減弱，但今天本港仍有很多擁有教會背景的社福機構（呂大樂，2010）。在現時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的會員機構中，約有四分之一為教會創立和營運的（包括更正教及羅馬天主教）。

在廿一世紀這個瞬息萬變、複雜歪曲的年代，真的很需要教會和基督徒們有負擔地肩負扶貧的工作。縱使在遵從政府和其他基金資助條件，以及在服務專業化和常規化之下，也能做到「行公義，好憐憫」，為社會傳播一種關愛無私的一種力量，在社會人群中活出基督的樣式，作鹽作光，為主作見證。讓更多人，特別是貧窮人和弱勢社群，因著天父的愛和我們的付出，得到祝福和救恩。

第三章：個人或小組深入訪談分析結果

研究團隊在 2019 年 5 至 6 月間透過中西區的教會與社會服務單位的引介，成功與 28 位居民進行個別或小組深入訪談，了解他們對中西區的觀感、他們在區內的生活網絡、現實面對的主要生活困難與挑戰、在社區是否遭受歧視，以至他們對中西區教會與社福機構提供的服務的看法與意見。在 28 為受訪者當中，有 4 位男性，24 為女性。在年齡組別分佈方面，大多數的受訪者為中年人士（介乎 35 歲至 50 左右），家中有在學子女。只有一位為年長人士。但是，很多上述受訪的中年人士家中都有長者需要他們照顧，因此在與他們的訪問當中都會提到長者的健康與生活狀況，以及對在區內使用社會服務的意見。與此同時，我們也請他們分享他們的宗教信仰狀況，包括如何接觸信仰與教會、信仰給他們身心靈的作用，以及日常的信仰生活。

在工作方面，男性受訪者現時都有全職工作，而有工作與沒有工作的女性的分佈則相對平均，但以沒有全職工作稍微居多。她們日常的職責多為照顧年幼與在學的子女的日常生活與學習需要，有些並且要照顧年長的父母或翁姑。有少數的受訪者因為健康問題而未能工作，但同時也需要照顧年幼子女。

在居港年期方面，除了一位年長的居民外，大多數的受訪者都是新來港人士或近十多年來港定居。而多數的受訪者居住在區內的劏房或與多位家人居住在狹小的單位。有少數人居住在區內的公共屋邨。

多數的受訪者為基督徒，恆常參與教會崇拜與活動。他們有少數信仰天主教、中國傳統宗教與沒有宗教信仰。而多數的受訪者都有在區內使用社會服務，不論是教會機構抑或是社福機構單位提供的支援。常用的服務通常是現金援助、食物銀行、情緒支援、同儕小組，以及給予小孩的功課班、學習與文娛活動等。

• 受訪者對中西區的觀感

總體來說，受訪者對中西區的觀感參差。有受訪者對中西區的觀感不太好，因為本區租金和物價十分昂貴。搬來中西區都是因為有親戚介紹中西區的校網好。他們曾經因為租金太貴考慮搬離中西區，但因為子女不想適應新地區，故只好繼續留下。但也有少數的表示地鐵通車後，方便多了，而且社區設施也足夠，附近亦多能提供給兒童使用設施。再者，對比起其他地區，中西區較寧靜，而且居民亦較斯文，故認為中西區很好。也有因為住久了產生親切感，而且左右鄰里很好，設施也不錯：

我覺得中西區不錯，因為我來了兩年多，之後陪伴兒子讀書。包括學校老師，還有周圍的人、社區，都對我們很好。我覺得這裡的環境各方面都很好，管治都很好。你不要怪我，我那時在大陸時常聽羅文的《獅子山下》，覺得來香港真的可以感受到這種。不是唱出，是真的，是有這回事。香港人很多事情都可以團結，可以共渡艱難……那麼我也希望我兒子都可以安定……快點讀完書可以服務這個社會。

……我自己有去做義工，以物易物那種。他們（新移民）來我們不會說你怎樣慘，我們會先會給東西他。有的是新移民講普通話，我們都會對他說你什麼需要什麼，可以隨便免費拿的。我們會用普通話跟他們溝通，不會因為講普通話所以不能拿。我覺得這個社區人與人之間都算不錯。

但也有受訪者表示，區內設施並不足夠，未能符合居民所需：「設施的話譬如，運動那方面就比較少，也就是老人和小朋友做運動那些很少。如果多一點就好，因為老人家沒有地方去的時候就會出去走走，那就就可以做做運動。這裡就真的好少這樣子。」他們表示區內提供給兒童和老人家的運動設施十分少，如果政府可以興建多一點的運動設施會較方便居民：

我真的覺得運動這方面的確少很多，其他我都覺得公園也不多，特別是給成人散步或者給小朋友玩的地方都不多。譬如說，對面草地那個公園都沒有什麼玩……西區附近的公園只有那裡。觀龍樓地鐵站（堅尼地城站）有一個好小的公園，但是那個公園實在太小，沒有什麼運動設施……我自己覺得可以多點公園給小朋友玩，一邊是給比成人做運動，特別是老人家食完飯下去走走，不用到那麼遠。

他們也提到，居住環境較小，租金較貴，物價比起其他地區也高。但也有受訪者表示本區的居住環境很理想：「我蠻喜歡這邊的！我覺得這邊什麼都很方便。小孩子上學，不管坐什麼，我覺得這區很方便。挺舒服的，因為我剛從深圳下來的時候，深圳也是一個很乾淨的城市嘛，不過我覺得在這一區待著，它給我的感覺很舒服很清新。」

研究團隊另外訪問了兩位在區內經營餐飲業的基督徒。他們指出外人看中西區是一個很好的社區，但實際上中西區裏面有比較負面的地方，是較難從表面看得出的。中西區的確有很多隱藏的貧窮人，弱勢社群單憑外表難以辨識，要透過主動接觸才可發現。根據他們的實際探訪經驗，有長者即使身患眼疾，卻因沒有金錢而無法看醫生，亦有劏房戶環境惡劣，會有異味，而且煮食、睡眠、如廁都使用同一空間。

• 受訪者的生活網絡

受訪者沒有上班，在教會有參與婦女小組和讚美操，一星期都會到教會 3 至 4 次。亦有受訪者剛退休，經常遊走於港島，周圍看人表演歌曲，也偶然會到教會。有少數退休後的生活主要圍繞在區內不同社福機構參與義工服務、兼職等。也有受訪者表示平日完全沒有其他生活網絡。而來自飲食界的受訪者則表示，中西區的人十分冷漠，部分人都背負住很大的壓力，生活都匆匆忙忙。而社區中產化的情況今年越見明顯。對飲食業來說較難請人，因主要參與體力勞動的基層人人數下降。因着舊樓不停被拆卸，新樓被建，搬入中西區的中產以上的人為主。他們亦認為區內這兩

個階層的人士關係很遠，因為他們所做的工作截然不同。但也有受訪者表示有自己的興趣，不太需要有很強的社區網路，例如一位退休保安員分享說：

我自己聊天還自己聊天。……我聽教，聽那些耶穌基督，可以見到一些人生百態。你叫我慢慢聊我就沒有興趣，很害怕……因為我自己星期六有歌聽。我又不怕寂寞，有時沒事我對著電視機不看什麼，只看新聞報道和一些旅遊節目。

我們的受訪者當中有不少新來港人士。他們普遍對區內的社區服務不太熟識。除此之外，他們對本港醫療系統一無所知，但覺得到公立醫院看醫生要排很長的時間，而看私家診所又很貴，故希望社區中有些義診服務提供，或者收費可以便宜一點。他們很多都是依賴教會為他們提供的人際網絡：

都沒有什麼朋友，都是教會的那兩三位，都是在教會認識的人，不然就可能是隔離鄰舍，打個招呼的，都沒什麼朋友，因為自己也沒有出去工作，所以之前認識的朋友，也都已經很少聯絡，因為忙着照顧孩子們，都沒有時間和別人聯繫。

• 受訪者現時主要面對的困難

除了少數受訪者表示現時沒有面對太大的生活困難，他們大多數都面對在不同範疇的挑戰。受訪者現時普遍面對最大的困難是房屋問題，因為她住劏房，而劏房的環境令她和丈夫身體都有不適，而且電費水費對她來說也是一個相當大的負擔，所以她 and 丈夫也不會開空調。有受訪長者表示最大的困難是租金，因為租金的加幅很大，而且政府的社會保障申請繁複，令他難以申請。居住於中西區給他們帶來不少生活壓力。租金昂貴是壓力的主要來源。他們有些居住的單位面積小但租金卻非常昂貴，而且因為有年幼子女，業主往往因噪音理由拒絕出租單位，故受訪者難以找到便宜的單位，他們只好居住區內租金昂貴的單位。而環境擁擠不利兒童的成長，小朋友

的活動空間甚少。「他們見到我那麼多小朋友，都不願意租給我們。他們說我小朋友多，那些劏房（業主）都不願意租給我，說我那麼多人，租了給我也不夠住，而且那麼多小朋友打擾鄰居睡覺……」

有一位受訪者分享了她住在劏房的鄰居的擠逼生活狀況，影響了兒童的成長和與鄰居的關係：

（區內）多劏房，而且全部都是些家庭，兩夫婦帶著兩個小朋友。有一些家人年紀大，帶不到孩子，他要上班。好像我們隔壁那個家庭，我看著他的孩子出生滿月，他媽媽就立刻背著小朋友，放他在育嬰院，連續兩個孩子都暫放寄託。但我跟她說我們教會很大；而她信天主教，她對小朋友的態度令我的心很痛。雖然我現在信了主，我也不知道怎樣幫她。她一回到家就罵小朋友，小朋友容易哭。她地方剛剛容納到四個人，星期六星期日如果她不帶小朋友到公園走走……小朋友就在這裡哭。我跟她就隔著一條走廊，通常聽到她打啦罵啦。我們勸過她，她現在為避免影響到度鄰居，就關上浴室門，孩子就哭得很厲害。

另外，區內舊式唐樓仍然很多，對行動不便長者的生活往往造成困擾。因此，有受訪者很期待輪候到公屋，並且能夠節省租住私人樓宇的開支，預期生活質素會有改善：

如果說困擾的話是住屋問題，因為我們其實都不是說追求什麼生活的人，只不過是希望有一個地方安樂點，讓小朋友有一個舒適點的地方就可以了。還有，始終是老人家的問題。因為我家裡兩個老人家，一個九十歲一個八十歲，年紀比較大，出入就比較開始行動上沒有那麼方便，因為我們那裡就始終都要走樓梯，那麼年輕的就沒問題，年紀大的真是走多一級都……就是有時走不到就走不到……起碼房屋開支都差很遠，三、四千塊和我現在一萬多塊，還要每次續租都只有越來越貴。因為其實我

住那裡相對其實又不小。當然有些人會說會不會考慮換一個小一點的地方，其實換一個小一點的地方都不會有便宜的。其實因為我們那裡比較舊，所以其實它相對的租金幅度它算不上很貴，與始終有那麼大的地方對比的話。因為外面現在住的劏房都八九千塊，就是可能比這裡大一點那樣，放一張床那就八九千塊。其實我們多給三幾千塊，就可以一家人相對於鬆動一點，因為其實我們那裡都算大的，即使地方大，只不過是太殘舊，始終那些是舊樓宇。

住的方面能夠盡量解決。他們（子女）睡在床上，那麼我怎樣睡呢？地方太窄啦，我真是受不了……你知道吧，在香港，大床也只有四尺半，我認為太擠逼啦。所以我兒子希望回大陸，但這裏讀書就好……

有受訪者分享，現時租金昂貴，繳交租金後已沒有太多剩餘的錢生活。為了節省生活費，受訪者一家只好在食和穿方面節省金錢，例如多吃蔬菜少買豬肉，在不同的超市上格價，或者等待街市收工後買平價蔬菜，亦較少添置新衣與照顧自己健康。

說真的，好像我們這些單親家庭，照顧兩個小孩就算是沒病沒痛，說真你不是工作又很難維持生活。工作顧不到家庭，不是每個人都想的，是不是，特別我們這些本身有病有痛工作不了的更甚。你說那些人拿綜援租屋好公屋好，你免了這份租金那就起碼都過得順一點，相差無幾那樣，生活上。你如果說拿了綜援，你還要在這份綜援金那裡再來看四份一的租金，真是很難。正常如果健康，沒有什麼病痛那些那樣都難，好像我現在看病那樣，說我現在的情況，我要自己給四份一，根本是沒法醫病。

有受訪者的家庭儘管有成員工作，但面對日常生活中的種種開支，子女學習的費用也省不下來，因此生活非常緊張：

有時真的沒有辦法，唯有省點用，要看看有什麼方面可以省。有些方面就能省的，譬如說我女兒補習那些真的不能省，所以唯一的辦法就是食那方面，或者穿的。好像我說他每個月都是只有那麼多薪水，他自己需要扣除保險啦、食的啦、交通啦，其他用剩的都給了我做家用。你看著用，用光了就不要問我啦，我幫不了你啦……我說我也想用不完，每次出薪水的時候就發覺每一天都有很多費用，交完都沒有多少了，因為市場加價，真的有很多雜費。

受訪的社區人士也有類此的觀察。他們認為中西區變成了蘇豪區，以往一個二、三十元的餐，今年變成八十元。特別是地鐵開通後，西區物價上漲而且比起其他地區貴，生活指數高。對富裕居民來說可能不構成重大生活壓力，但對於區內老人和貧窮人士會有很大的負擔，只能吃少一點。長者們生活較吃力，因用盡積蓄買樓，生活上只能節省金錢，他們反映每天生活都等時間過。

普遍來說，居民面對最大的困難是金錢和醫療問題，因為年長的很多有長期病患，行動不便，需要繳付大額醫療費用。在情緒健康方面，有受訪者每個星期需要到醫院進行檢查，並且需要定期食藥，以跟進情緒的健康，但因為等候時間較長會擔心年幼子女沒有人照顧，故需要尋找別人幫忙照顧女兒。他們部份有時更須放棄等候約見醫生。有受訪者領取綜援，而且於餐廳工作，膳食可以節省一點金錢，但主要困難還是交水電費和租金。而受訪的地區人士則表示，即使長者的子女很有錢，但與父母的關係卻十分疏遠，離父母住得很近但都甚少探望父母。有錢的子女還可以給予父母金錢，沒錢的連父母也不探望，彼此關係疏離的原因是不懂得如何溝通和表達彼此的想法。

至於夫妻關係在基層當中也普遍疏遠。他們的觀察是，家庭成員間很多時候以錢字掛帥，關係變得冷淡，失去家庭的凝聚力。有社區人士分享了區內夫妻關係問題的普遍性：「如果用數字跟你們說，十對夫婦裏面，可能有三至四對比較可以啦，很多都是差的。有人告訴我，他們夫妻兩人在家一年一句話都沒有講，一起住都不

說話。」有一位受訪者說出她生活上面對多重困難：「其實生活是很辛苦的。有時不止是小孩不聽話，有時家庭各方面都有很多壓力。還有就是居住方面壓力就很大，都會感到疲倦。到快要交租的時候又不知道薪水夠不夠交租。」

有受訪者指面對最大的困難是房屋和家人沉迷賭博的問題。居住的地方不大，並且家人之間關係不好，經常吵架。另外她們一家也生活在貧困中，因為收入不多，需要節衣縮食。另有受訪者現時面對最大的困難是房屋問題，因為通常入息超過了申請公屋的上限，令他們無法申請公屋。再者，家中有長者非常普遍，身體亦多病痛，令家人照顧非常困難。另外有家庭的子女有長期病患，行動不便，需要經常覆診，自己缺乏玩樂時間。

不少有子女的受訪者表示現實其中一個面對的困難是關於子女的教育問題。他們很多子女尚年幼，有的剛升上中學需要適應學校的生活，又正值反叛期，有時候會不聽受父母勸教，時常玩手機和遊戲機，與父母和家人缺乏溝通，甚至有衝突。而生活上其他事情都變成小事：「生活上……反而我們沒有什麼要求，我們都是一日三餐自己煮的。反而那些物質真是貴的，但是即是你看時間買菜那樣，會……即是可以便宜一點，那裡可以自己計。總而言之夠營養那麼夠吃就算了，反而在那裡我不是最大的考慮。」他們希望子女在心智發展方面能夠得到關心，並對教會有期望：「有一些人可以幫我關心一下孩子。最緊要想子女好……想他……能夠向好那方面去發展……正面……就想子女返教會。」子女讀書又需要繳交不同的雜費，故對受訪者們構成很大的經濟壓力。有受訪者的子女患有過度活躍症，而且英文的水平跟不上香港的水平，但又負擔不起補習的費用，自己也因教育程度不高而未能給予子女更多督促與支援，故十分擔心兒子的學業：

因為難聽點說一句他們很多功課上的東西有時做對做錯，其實我們都不懂，就是不是太懂怎樣處理，特別是兒子的功課。例如，有些英文其他的東西都處理不了。有時他學校都問默書，英文默書，我都不懂得怎樣讀給他聽，他怎樣默呢。他純粹靠他自己「那你自己溫書」……你出來是怎樣就怎樣

其實就只可以，缺少一個輔助的途徑給他。中文默書我還起碼可以讀到那個字給他聽，知道他默得對不對，那些英文我就完全不懂了。我和我太太都不懂，真的沒辦法。

有新移民因來港年期不長，故不熟識社區，交通亦不熟識。然而，他們當中的家長對香港滿意的原因是，他們喜歡子女在香港讀書，因在內地讀書不論幼稚園、小學、中學要也要很多錢。他們期望小朋友能夠開心健康，打好學業基礎之餘，品格十分重要，他們也不想給予小朋友讀書壓力。但他們在小朋友升小一時也有擔心，如英文科跟不上，亦預期入大學有困難。受訪者希望讓子女有課餘活動參加，例如學畫畫等，但現時並沒有財政能力給他們學。但也有家長認為即使小朋友升不上大學也沒關係，大學不是唯一的出路，反而希望子女身體健康，品格良好，學習上只要盡力就好：

我很開放的。我都跟我的女兒說讀不到大學又不會沒有出路的。我說，繞一個圈再讀，甚至乎你出來工作你又繼續讀都可以的嘛，是不是？反而我的女兒就很固執的，即是固執到我都怕了她。即是那個態度，即是可能我們……即是不同的年代的人去教她都，即是不是說教她，即是跟她相處都很困難，特別現在年輕人，那麼只不過但是都跟她說重要的是什麼：最重要我說是健康生命，就是你如果沒有生命你就更加沒有機會學，你有健康有生命你便可以重新學習，我說這樣東西慢慢學……

學習當然重要，但我自己覺得人品更加重要，所以我想他們（子女）的人品要好。我覺得人品比學習要緊。我一直都希望他們人品可以好一點，不要學到那麼多壞習慣。還有，我不想他們變成一個很自私的人。什麼都要為其他人設想，不要只為了自己……

可是，家長們很多因不熟悉香港學制、粵語和英語而不懂得如何教小朋友做功課，只好送小朋友到補習社，但對於受訪者來說會形成很大的支出，小朋友教育上的開

支負擔較重。他們希望區內有多點為學生而設的英語以及中文與數學的補習支援。學校提供的支援往往有很多侷限，例如需要老師以至校方選擇個別他們覺得有需要的學生參加。

- **曾否在社區遭受歧視**

有受訪者表示在本區社區中很少遇到被歧視的情況，最嚴重都是超市職員一些不禮貌對待，但整體來說還是很滿意社區中人對他們的態度。有新來港人士觀察到區內一些店舖會取笑從內地來的人，說他們沒禮貌。有受訪者指出，他們的子女在地鐵上如不小心碰到其他人，而乘客聽到受訪者說普通話，便會用歧視的目光和態度。他們在外買東西的時候，店員知道他們是內地人，很多時轉變成負面的態度。也有老居民會歧視劏房戶和不懂英語與粵語不純正的街坊。

特別是有些老人家會看不起大陸人，聽到大陸人怎樣怎樣就會說大陸人不好。有時候我去街市買菜，因為我認識很多朋友都係從大陸來，並不是每一個大陸人都是不好嘛，我沒有什麼（看法）。

有受訪者表現出對在社區中遭受歧視的無奈：「有街坊說時常給那麼多大陸拿單程證來，單程證害到我們，到了碼頭經常都聽到人罵……他們說他們的孩子要去其他區讀書，位子給那些新移民都佔了。」另外也有一位不在港出生的受訪者分享在社區遭受歧視：

最緊要我講「香港話」講的不好，那些……每次乘車我都不敢說哪裡停車……說不正人家聽不懂，我乾脆不講。提前跟他說在哪裡下車。有時候都沒辦法，只講普通話：「我要下車」。也有那些有錢的都會歧視我，特別是那些……說話不好聽……

有低收入受訪者表示自己不敢向其他人透露自己事業或待業，因為他們曾遇到過認識的人談起此情況便「急急腳走」，怕問他們借錢。有年長的受訪者表示自己會怕別人歧視他年紀大，出外找工作時怕對方會指責受訪者這個年紀找工作會阻礙真正需要工作的人。

- **受訪者對於中西區（教會/社會服務）的看法**

受訪者整體對於來自教會、社福機構和政府部門提供的援助感到十分滿意。教會通常提供了很多學業上的支援給予他們的子女，也給予他們心靈上的支援。有受訪者認為，教會和機構所提供的食物和物質援助對他的幫助很大，因為他是很缺乏金錢去生活。受訪者對於教會所提供的服務非常滿意，教會在有需要的時間能夠提供衣物、食物等援助，減輕一家的負擔。有受訪者對教會有期望，認為教會在社區的角色十分重要，因為教會主要的角色是幫人、傳道，讓社區居民不再那麼迷惘。教會也能給予一些社區人士心靈上一個好重要的支援。其中一位受訪的長者表示，教會的支援與信仰給他們有很大的積極作用：「當初（她的姊妹）說先看看，那麼教會對我的幫助確實很大，所以就是我人生改變了……從前是金錢物質都沒有，現在信了主有了喜樂。」

區內教會肢體常會定期帶不同食物探訪街坊，而且會定期致電和到受訪者家中進行探訪，與受訪者談天，為他們帶來心靈上的支援：「教會重要，因為我兒子由幼稚園到小學都是不同教區，一個是天主教，一個是基督教……教會其實主要是幫人，以及傳道。這些我自己都很認同。聖經上面有很多真理，會幫到很多有需要的人，令他們沒有那麼迷惘，不會想不開，可以放鬆。」有少數受訪者雖然不常接觸教會，但認為若果教會提供的活動收費適中或者免費，會主動報名參與。

有受訪者表示教會應該更積極扮演支援社區居民的身心靈的角色，政府的政策與服務有其侷限：「始終教會對新移民的支援是有幫助的，如果在身心靈方面能幫助就最好。政府在這方面是做不到的。」有受訪者表示他們從前曾經申請食物銀行的支

援，但往往都有年期限制的，例如半年左右，資助完了就沒有。而教會的服務相對時間較長一點，還有食物的種類也較為多元化。但也有受訪者指出，教會提供的食物支援並不頻密，未能緊貼他們平時生活所需：「教會那裡，現在他每一個月都會送一次事物。會幫補一點，但始終有限……始終你一個月一次，只不過是一點點嘛，是說給很多……幫到小小的，就是……比沒有好，說真是不是，都會幫到一點……幫輕一點生活上的。起碼有點麵、米，會幫輕一點。柴米油鹽醬醋這些都會有一點的。」有受訪的社區人士表示，教會在社區中對居民在不同需要上的支援仍有進步空間：「有一些教會曾經幫助一些長者打掃家居，但是很少。我覺得可能教會需要對長者做一點事情，並且對小朋友做點教育……需要在實質上考慮怎樣可以幫助到小孩子。其實現在補習很貴，一個小孩補習最少要一千多塊，他們（家庭）的負擔會很重。」她更進一步舉了一些具體例子，說明一些家庭面臨的困境：

我們隔壁的一個婦女的兩個孩子都很難教，跟家姑、家翁、兩個兒女一共六個人住一間屋。每晚到了六、七點就罵孩子，非常辛苦，壓力大。還有就是擔心他們讀不到書所以罵，所以其實怎樣可以幫助到他們呢？有教會用很便宜的價錢幫小孩補習……但其他教會可能未做到……

另外也有一位受訪長者分享了教會和基督教信仰在日常生活中帶給他的支持：「我由小到大我家裡不信教。我這半年聽著聽著，咦！他真是釘十字架，為我們流很多血，我有一點感覺……聽一下人的道理，心情開放一點。昔日工作時常常想怎樣賺錢，我現在退了休，聽一下這些神蹟挺好的。」也有受訪者指出她自從參與教會活動後比以前快樂：「快樂了，比之前快樂很多。以前都是埋怨，每樣事都埋怨……因為那時不明白，很多東西都不明白，自己只想自己的東西。」她也期望教會能夠給予她的子女帶來正面影響：

希望子女都……想他往好那方面去發展，做什麼事都要尋求上帝，尋求耶穌。我希望我們三個子女都能夠……有人引導他返教會，能夠真實地認識主，所以他將來的人生會好過很多。我的盼望都是這些。

受訪者總體來說滿意社工們與機構幫助他們解決生活上所需，政府亦有提供金錢的援助他們。區內社工定期跟進服務使用者的情緒健康，在受訪者需要約見醫生的時候，照顧子女並介紹補習服務。也有家中有長者的家庭表示很依賴區內社福機構提供的家居照顧服務，例如洗澡與清潔。對於社會機構提供的服務，大部分受訪者表示很滿意，認為可以幫助到不少的家庭，亦令區內居民的生活更開心，而自己則是因為朋友的介紹知道區內的社福機構。受訪者在社區面對歧視時有社工提供了適切的情緒與就業支援：

人家的言語，但自己慢慢適應了就覺得這裡最感謝的就是你們這些社工，我真的好感謝你們啊。所以那時候帶我走出那段低谷，好像包括有時候、現在啊，我也很感謝你們，真的。我又覺得香港最好的就是這些社工，真正幫得到有需要的人。好像最低谷，和我在最低谷走投無路的時候，沒地方住的時候，也是他們幫我怎樣想辦法，去哪裡哪裡。剛開始我不知道的，完全不知道，好像就：「人家無緣無故為什麼要幫你啊，憑什麼要幫你啊？」大陸那邊的人就是這樣子的嘛：「我憑什麼要幫你啊？」可是在香港的時候，通過這件事之後我真的好感謝社工，真的很多。

另外一位受訪者也有相同看法：

心裡……就好像……即譬如你……因為有那麼多子女的時候，家裡就會有很多問題，那麼你就要找社工傾談一下，你很大幫助的。如果不是的話，你就會「家嘈屋閉」，常常吵架打架，那些就會有……發生，那我覺得這樣我很欣賞。如果不是能夠去……那麼其實一直這樣見，見社工，給了我的意見和方法，怎樣去教小朋友和怎樣看，即是怎樣做，那麼你跟著他的

方法，我覺得是很好的，即是少了很多摩擦，還有你怎樣面對、怎樣相處都好重要，如果不是你就會日吵晚吵。這樣東西我很欣賞。

但也有少數受訪者對於政府的施政感到不滿，因為政府的金錢援助不多，效率也非常低。在申請有入息審查的社會保障援助時，往往都是收入超越了門檻而未能合乎資格。他們多數主要希望政府能夠興建多一點公屋，因為他們當中很多輪候公屋已有數年時間，急需改善生活環境與品質：「好像說現在，我和我女兒的話，我就只是自己盡快的，等我拿到身分證，有一間公屋就已經很知足。有了公屋，綜緩不需要了，我自己去上班了。」他們期望可以盡快上到公屋，因為現在受訪者與其他家人或親友住在同一單位，空間很小。其中有一位退休前做保安員的長者道出區內很多基層居民對可負擔房屋需求的殷切，以及政府安老政策的不完善：

現在只可以拿 1,300 多元，所以你們要幫我們發聲。為什麼政府 65 歲都不可以給 3,600 元，還要審查資產，又拿不到公屋，你叫我到哪裡住。我住了這個套房都 17 年了，沒有搬過家。最長就是我。這個新業主加租加得很離譜。我初時二十多年前只是 1,800 元……我擔憂的是不知道這裡的套房會不會拆。如果拆的話，我不知……我習慣了住在西環有十幾年。如果說搬的話，我都不知搬到哪裡去好。暫時應該那個地產商買了三四年都不會拆的。他們就賺錢，向我們不斷加租，一年加二三百萬那樣上……我們申請不了公屋，他說要十四萬元多，死了我現在十四萬元多，所有東西都要政府養我，不行。我希望有一個單身的宿舍、政府公屋，不用挨……

另外有受訪者認為除了獲配公屋以外，政府在其他方面並沒有什麼可以幫助他們：

政府可以有什麼幫到我們又或者其他，我又不覺得有什麼幫得到。好像我們這些家庭，說真的，我們去輪候公屋時他都是說人數太多，年期方面大家都是這樣輪候，照號碼等，那大家都知道只是在等。你說可以有什麼支援，根本上都沒有為我們做到些什麼的……

然而，他們亦有預感他日拿到公屋要離開中西區，亦產生適應的問題。有受訪者建議長遠來說，希望政府能夠推出劏房戶的租金補貼計劃，亦希望可以酌情考慮讓受訪者的名銜由三人家庭變為四個人的家庭，不把受訪者撇除申請公屋的計劃之外，從而保有申請公屋的機會。在青少年及兒童服務方面，有受訪者建議社區可以提供多一點親子樂的活動供兒童和家長參加。另外除了暑假為兒童舉辦興趣班外，亦可在平日恆常舉辦，因到私人機構學習的話收費會較貴，再者亦可提供多一點婦女的興趣班。然而，子女學習英語始終都是家長們的關注點，因為他們自己在這方面水平不高，未能幫助子女有效地學習。有母親表示：

現時我覺得沒有最大的困難。我覺得我女兒來到最大的困難就是我上學上的太少了。一年了，剛好上了一年的學。女兒接下來的功課，我現在，就是我最大的問題：英語。什麼都是。就是說生活方面，可以省一點，節約一點還可以。不過她的學業方面就是我一個最大的難題。我不知道將來我可以怎樣幫她。她現在的英文底子真的不好，所以最主要的是想功課方面了。我現在最頭疼的就是這方面，因為自己讀書太少了，真的是太少，完全幫不了女兒。

他們亦希望政府可以給予學校多一點的資助，子女可以多一點機會參與校內的課外活動，不用再抽籤。

至於家中有兒童的受訪者方面，他們當中有些表示因為自己收入不高，在住屋方面開支大，因此未能花很多金錢在兒童的娛樂活動與課外學習。他們在這方面主要依賴一些機構提供的優惠與補貼：

暫時我們都不是很敢去說為小朋友報讀那些興趣班或怎樣怎樣的，例如補習的我們都是盡量選一些其他機構的那些補習班……有補貼那些，例如那些……文娛中心裡面……有些小朋友，幫你看著他們做功課各樣，即是選

擇都是選這些，都沒有什麼。因為私人那些或者其他的相對又貴，而那些機構會因為我們的家庭情況會安排資助，按比例收取，他們能幫助的反而是這些，要不然一個普通小朋友進去，他可能收 800 元一個月，那是我們不可能應付的。

但有受訪者認為，不能要求別人解決自己所有問題，所以他們當中有的並沒有使用教會和社會服務。向上流動的機會是需要自己爭取，別人並不能提供。也有受訪者表示雖然教會和食物銀行會提供一些食物援助，但對他們來說幫助很有限。也有受訪者表示滿意香港的社會支援措施與社會氣氛：「相比起來比大陸好很多。我覺得來到香港還是愛，現在回到教會又有愛，政府上都比较還可以。那時來到，申請綜援他都批嗎？都不會……任由你死，不會讓你說餓死不幫忙，所以都對我來說是幫得到我。」

有來自飲食業的受訪者建議，區內教會可更多幫助老人家，例如建議可以提供上門家居清潔服務，因為他們留意到這是較少教會在這方面做工夫。他們也建議教會與信徒可為新移民和單親家庭的小朋友提供補習，因在外補習較貴，並且更需要關注婦女的情緒和精神健康方面。而對區內夫妻和家庭關係方面也需要多加關注。另外，有家庭主婦指出他們有接受區內中心提供的心理輔導，覺得幫助很大。

研究團隊也曾訪問了一位在區內服事的一位牧者，他擁有多多年服事基層和推動教會深入社區的經驗。被問及教會服事社區的現況與侷限，他指出因教會大小事項都需要經過牧者，變相亦需要按教會的既定做法與架構進行探訪，會多了一些規矩需要遵守。而服事的內容、長度、深度、對象均十分受限於資源的充足，例如人力、財力、物力等。

- **青少年訪問**

研究團隊亦在調查期間（2019 年 10 月）訪問了共 12 位現時或曾經居住在中西區、與中西區有著緊密聯繫、介乎 16 至 21 歲的青少年，了解他們對中西區、現時的生活與學習、社區設施與服務以及對學校與教會支援的看法。他們當中主要是中學生，有少數正在修讀大專課程或已經投入職場，並正在尋找未來方向。受訪者主要是透過本區的教會與社會服務單位招募，以小組形式進行。

- **對中西區的觀感**

絕大部分的受訪者表示自己對於中西區的觀感也不錯，因為所需要的店舖都在附近，因此十分方便。而且在他們的感覺上，本區確實很有人情味，鄰居彼此之間的關係也很不錯。有一些受訪者表示，中西區居住著不同國籍的居民，故社區的文化十分多元，而且區內新與舊的事物結合一起，十分有特色。有受訪者說：

其實我都喜歡……中西區是，我覺得，在港島都算特別的，因為佢係真的很多元化，因為中西區除了我們普通居民啦，還有好多不同國籍的人嘛，也有好多姐姐（外籍傭工）那些。然後我覺得最特別的是這裡在同一個區有新和舊的東西。好像我石塘咀這樣，它係真的很有懷舊風氣啦喔……

同時，中西區也很有人文氣息，也有不少歷史建築有其歷史價值。另外中西區的交通四通八達，而且具藝術氣息，故整體來說他們都很喜歡中西區：「我覺得中西區是一個好方便的區。因為周圍都可以看見有巴士站。同時也充滿藝術氣味，例如你到地鐵站都有很多的不同的塗鴉啦，你會覺得很漂亮。」不過有受訪者指出，自從港鐵通車，西區興建更多高尚住宅後，區內多了不少人出入。而他們覺得區內的小店還保留人情味，但這些店舖都慢慢變成連鎖式和大集團經營，故尋找較便宜的食肆並不是容易的事情。而且交通變得方便的時候，變相推高樓價和鋪租。他們認為這會剝削小市民開小店做生意的機會。

不過，他們亦留意到區內較多長者，人口老化亦很明顯，亦不時出現有精神異常者遊走社區的狀況。

- **現時面對的困難**

大部份受訪的青少年受訪者現時主要面對的困難主要有兩點，第一：對於升學的壓力不小，因為家人亦希望受訪者至少也能升讀大學，同時對於每天時間緊湊，要遊走於學校和補習班感到疲憊。與此同時，他們都表示英文科對他們來說是最困難的，成績時常都不太理想。他們認為，平時缺乏應用英文的環境以及學校的教學方法都是成績不理想的原因：「都是要看老師怎樣……老師教得好你就會好，老師教得不好的話你就……」第二：前路方向與家人期望不同，受訪者均表示希望可以向藝術方面發展，但家人卻不太支持。第三：擔心社會狀況，表示自己亦有不同的情緒，對未來不感樂觀。有受訪者為從內地新來港，在英文進度上倍感困難：「英文不好好像跛了一隻腳，就是沒有那麼好吧。人家就未必會取錄你入大學。」

有受訪者就上述的情況做了詳細的補充。他們表示在升學過程中壓力很大，因為除了來自家長對他們的期望與壓力外，本區校網比起香港其他地區好，所以學生之間的競爭十分大。而且即使自己能進到一間好學校，但成績也不如別人，而有老師會標籤成績差的學生為「壞學生」。他們特別在面對英文科時，感到十分困難，因為要適應個別「名校」的英文環境：

*你進了一家好的學校，但如果你本身不是那麼厲害，那麼就會不斷往下跌。
長此下去，那些名校的老師都比較著重學生能否達到他們心中的水平……我
時常被投訴啊，說我成績差啊，或者操行一般。*

- **對未來的期望**

大部份受訪的青少年都對將來沒有一些很強烈的期望，主要都是希望能夠順利升學，以及做到自己有興趣的職業和令家人放心。有受訪者期望自己能到香港以外發展自己的興趣，而大部份都希望自己能升讀大學，但在現階段對自己升學的前景感到不樂觀，因為主要英文方面成績不理想，成為往前走的一大障礙。而且有的因為家庭環境因素，故難以負擔自資學士學位或副學士的課程。

有壓力啊，因為始終都沒辦法承擔那麼大筆錢，還有我的個性有點懶惰，不喜歡麻煩，例如借錢。我知道有途徑可以問政府借，然後你完成一個學位，之後出來工作之後還需要還錢啦。我是極度不喜歡還錢……

然而，頗多的受訪者對於前途感到樂觀，因為自己也不會強迫自己讀學士學位課程，即使接受職業訓練或者副學士課程也可以。有個別的則表示離公開試還有兩年半時間，故未有太大的壓力，亦對自己的前途感到樂觀。

- **對社區設施/服務的看法及建議**

在訪談中，大部份的青少年均認為中西區的社區氣氛不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沒有太大的問題。然而，有受訪者覺得社會凝聚力不足，因為香港人各有各忙，故希望有更多社區活動凝聚居民，並且提供一些支援新移民學生的課程，特別是補足新移民學生方面，因為如果學生英文程度較好的話，將來選擇會較多：「支援不足夠。其實我學校真的有一些鞏固課程，但是他們指示叫你做練習題。但是，如果本身不會做的話，又怎能做下去呢？」另外，娛樂性質的場所較少，例如沒有足球場，籃球場空間小，變相讓自己放鬆的空間又小。

大部份受訪者普遍滿意區內社區設施與服務，能夠對他們將來的生涯規劃提供寶貴的意見與啟發。有一位受訪者表示：

因為在這個那麼差的情況下遇到那些姑娘啦，那麼她們真的給我感受到多很多不同的東西。首先是，因為他們是看到到我的可能性，但是她們令到我自己都看得到，相信自己可以做得得到，這才有用的，那麼安排很多活動給我。從我一開始可能不敢跟人說話，她們每一步每一步幫助我。那麼為甚麼我會想去當義工，到我確定我的方向是去做社工呢？是因為她們給我安排一些活動……

不過有受訪者建議可以多舉辦英文班及有關情緒支援與心理輔導的服務：「心理輔導那些……現在的年青人都很激動，也很關注社會。我覺得需要和他們輔導一下，因為有些情緒好偏激。服務單位亦需要加強宣傳力度，讓更多人知道可以如何尋求協助。」有受訪者則認為區內針對年青人的支援並不足夠。服務通常較多是針對兒童、家庭及長者等群體，缺乏支援青少年獨特的需要，只是因循地按照過去的模式安排服務與活動。區內的中學生以至大學生均難以尋找到適合自己的活動。不過相比起政府部門，受訪者稱非政府機構已盡力為年青人提供服務。另外，他們認為政府亦應提供更多服務與支援幫助區內的基層家庭。

我覺得針對年青人真的是不足夠的，服務大多數都是給兒童啦、家庭啦、長者啦。可能有一點點的斷層，期刊裏的活動都不是很青少年，通常都是打籃球、或者是戶外活動呀。但是通常沒有甚麼跟進，作為長期活動……所以我覺得如果青少年，很難找到一些適合自己的活動。

有受訪青少年期望政府的資源分配上要優次考慮，例如應該要投放更多資源幫助本地居民。另外有的建議政府應在區內興建更多基層醫療設施，例如普通科門診、牙醫服務，方便區內老人家和居民就醫求診。亦有個別青少年建議區內必須做好土地規劃，增建公屋：「我覺得現有的空地不應該給地產商，令一些人負擔不起。那些空地應該建公屋呀……」與此同時，有個別的受訪青少年認為政府平常沒有聆聽年

青人的意見與聲音，了解他們的感受與在升學、心理與前途有關的切身需要，以致政策與服務未能與時並進。

- **對學校與教會支援的看法**

青少年的受訪者亦被問及他們對學校與教會對他們的支援的看法。在十二位的受訪者當中，只有約五位是基督徒並恆常地參與教會活動。受訪者中的基督徒都認為，區內教會中的氣氛很好，弟兄姊妹間很包容彼此和有愛，而且教會亦投放不少資源舉辦活動。有給別受訪者表示，他們從小便參與教會並信奉基督教，對教會在成長過程中對他們在品格、知識與技能上的栽培都心存感激：「自己跟住神的旨意做……就是祂覺得對的事啦……還有去認識神之後知道善與惡呀……」他們分享說，他們身邊大部份的朋友都是教會的弟兄姊妹，而且所懂得的樂器、獲取的升學與就業資料都是來自於教會：「有一群基督徒一起支持、鼓勵、關心！還有教會是令到我比較開朗、積極、勇於表達自己。」

而對那些非基督徒的年輕人來說，儘管他們未有接受信仰，但是很多都曾經或正在參與教會或基督教機構安排的社會服務與活動，對教會的印象頗佳。

而有關於學校對他們的支援方面，受訪者認為現時大多數學校只有一名社工並不足夠，因太多同學受社會事件所影響，故學校應增加情緒支援，心理輔導途徑。有一位受訪者表示：「我就覺得學校方面的一個社工真的不夠，特別是現在的社會狀況這樣子，知道有很多同學去了見社工，負擔很大」。

- **焦點小組訪談**

除了與本區居民和服務使用者進行深入訪談外，研究團隊亦在 2019 年 5、6 月間與中西區的教會牧者與傳道、教會中負責社關事工的信徒領袖、以及社區持份者（區議員、社福單位代表與其他熱心活躍人士）進行共六次的焦點小組訪談，以獲取他

們對上述議題的看法、分享經驗與為促進社會的民生福祉提供意見。他們在會中都分享了各自教會與機構的服事群體、服務特質，與對社區問題的觀察。

- **教牧焦點小組**

不同的受訪教會在區內的事工各有不同的向度，主要分為三種型式：外展服務、服務中心和與區內的社福網絡進行合作等，而服務內容主要進行有限度的外展服務，例如探訪老人院，到展能中心、醫院進行節期性的探訪。另外，服務中心則以家庭為單位，為小朋友，婦女，老人家提供服務，與區內的社福網絡合辦服務與社區活動。

在與教牧進行的聚焦小組時，我們了解他們普遍都面對一個兩難的局面，因為教會中有不少信徒覺得，關懷貧窮與傳福音並沒有密切的關係，因此對於教牧的工作感到不解。他們反映有不少會友，不理解教牧所做的工作，認為社關必然包括傳福音，教牧都認為有需要就社關與扶助社區的意義對會眾作更多解釋。也有教牧指出，弟兄姊妹普遍支持教會的扶貧事工，不過要延續弟兄姊妹熱情要花費不少工夫，而動員職青持續委身於事工亦是一大挑戰。另外，外展工作後的牧養工作亦是教會所關注的。因此，為了讓教會能持續推動社會服務或社關事工，受訪教牧同工們指出幾項重要元素：

1. 弟兄姊妹的熱情能夠延續
2. 弟兄姊妹能夠在事工中經歷神
3. 門徒的生命素質
4. 教會持開放的態度
5. 社區結連的多樣性

有關社區狀況方面，據他們了解，區內的基層家庭，搬進來中西區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為了中西區的良好校網。但因為中西區的學校水平較高，而部份基層家庭的小朋友未能應付到，令小朋友產生自卑等負面情感，而家長也因為要賺錢照顧小朋

友，要賺錢給小朋友去補習，可能每天工作時數很多，令可以陪伴小朋友的時間不多，直接影響親子關係。

其實基本上大部分的基層年青人都是被動、會感到自卑、動力不夠。他們極需要有人同行，亦需要有導師跟進到一個階段，他們會慢慢建立自信心。很多時候家庭不好，因為父母不懂得與他們溝通，他們又不會說出來。

而受訪的大部份教牧們都認為長者面對不小的問題，例如只有物業，沒有其他資產，但卻沒有足夠金錢度日；或是他們的子女都移民到外國，令老人家缺乏照顧。更有教牧表示，最需要接觸的，不是那些已經懂得在社區中找資源的長者，而是那些在家中足不出戶的老人家，也就是所謂的「隱蔽長者」。他們才最需要被接觸，然後接續有教會或有關機構提供心靈和物質援助給他們。而現時教會的長者事工大多集中於派飯或長者免費食飯，亦有義剪的服務等。受訪者建議教會可以多發展有關長者友善居住的服務，例如現時有教會與機構合作，聯同港大建築系學生為長者提供裝修服務，關注長者的家居安全問題。不過受訪者亦坦言不知道教會要如何介入此事工：「如果你純粹說長者，我就覺得不太安全。我現在到他們家探訪的時候，發覺情況不理想……所以他們在家中跌倒的情況是十分普遍的。」而有個別教會的關懷事工亦定位於把福音帶進長者院舍，讓老人家的晚年活得有盼望。另外他們認為，牧者與信徒須把教會帶進社區內，認識勞動基層後可以鼓勵他們發展，回鄉宣教。而牧者們也觀察到劏房居民面臨的嚴峻問題：

我接觸的，我們有些弟兄姊妹，就是他們都會住一些一層樓，但是他呢，就會分租給別人。那麼，其實環境、地方並不大，但因為他們是基層，都比較忙。他們當中有很多的住所都是挺凌亂的。在德輔道西那邊，有整棟樓都是以劏房出租。有的劏房一進去就是床。有些是兩張床都住四五個人。

至於教會推動社會服務與社關事工所涉及的資源來源與運用時，受訪教牧整體都表示教會傾向不使用政府提供的援助，因為手續煩複，而且也有很多規範，令教會不能好好使用那筆金錢。

- **信徒領袖焦點小組**

受訪的信徒領袖們在教會均有擔當不同的事奉工作，但他們同時面對不同的困難。當中有受訪者所屬的教會位處的地方比較多中產住宅，因此即使他們樂於服侍貧窮人，也難以接觸他們。即使有些教會位處的地方是較多基層，他們教會接觸到的基層，往往都不是有迫切的生活需要。有部份的獨居長者，或者部份家中有特殊學習需要兒童的家庭，因為感到被社會孤立，更不願意尋找幫助。有受訪者表示，一些區內教會間的聯合社關事工或活動是一個非常好的途徑去接觸社區（例如中西區福音遍傳）。而中西區教會近年都較少有聯合行動，各堂會都傾向各自做節期福音工作和關懷工作。縱使基層兒童非常需要免費補習等，因此也有不同的教會提供不同的服務，但始終都是各有各做的感覺，而且都需要時間去找尋自己教會的定位。但會友都認為，這些社關的行為，是一個很好播福音種子的機會，讓人認識福音。

也有受訪者在焦點小組表示，教會與社福或社區機構的合作可以幫助特殊學習需要兒童的小朋友。因為貧窮家庭中不乏特殊學習需要兒童的兒童。而區內不少教會都有心去幫助這些特殊學習需要兒童，但教會中有相關專業或照顧經驗的人不多。如果能有機會邀請有經驗的義工幫忙，會有很大幫助。再者，教會亦可以將自己的一些特殊學習需要兒童轉介到社區機構，由社工跟進，會大大減低基層家庭的負擔。

亦有受訪的信徒表示，在長者照顧方面，區內不少長者因為擁有物業，很多津貼都不能申請，這令他們的生活非常困難，所以老人家的心靈需要更需要支援。他們談到有些長者是從另一區搬進來中西區的公共屋邨，無法應付中西區的物價。而且雖然不同機構和教會都有做一些社關的行動，例如派飯等，但事實上因為有很多長者，所以提供的服務一般都不足夠。老人院舍的價格都比較昂貴，長者難以應付，因為

多數院舍都是私人的。至於教會自己提供的社會服務方面，有受訪者表示，教會可以提供更多與學業無關的興趣班或補習班，但更重要是提供心靈的輔導，幫助基層人士處理家庭和親子關係。

他們也提到教會也需要在教會中教導會友去關心貧窮人，因為會友經常對於教會的基層事工有不解。如果教會能興起更多信徒關心貧窮人，會能對社區更有影響力。

- **地區人士聚焦小組**

這組受訪者主要來自不同的界別，服務的對象各有不同，範圍甚廣。他們多數認為中西區開通地鐵後整個社區都出現不同的轉變，以往中西區較多舊樓但現在大多都被遷拆，令中西區原本存在很多的劏房的地方變成高尚住宅。因為樓價高企因而有不少的家庭要與上一代居住，這樣可能導致家庭問題，產生不少因照顧兒童和與姻親有關的問題。

根據一些受訪者的探訪經驗，中西區大部分的劏房戶都環境惡劣，需面對木蚤的問題，更要面對安全的問題。劏房數量多而且貧富懸殊都是中西區面對的其中一個問題。

除此之外，貧窮家庭面對的問題是雙親需要工作，因此出現照顧小朋友的問題：

對於一些家庭來講補習是很吃力，幾千塊已經是他一個月的膳食費和住宿費。那麼需要津貼他們，不希望因為金錢上面的缺乏而令他們缺乏出外學習的機會，又可以擴闊他們旅遊的經驗……那麼買書方面，每一年買書，家長都會頭痛。如果是三個子女買書，可能需要幾千塊，中學更昂貴……有一些小朋友有特殊學習需要，家長比照顧一般的小朋友會更加吃力，會有很多爭執。機構所做的培訓，是針對整個家庭，幫助家庭如何了解孩子。

有父母本身是內地出來，他的學識不高，因此都不懂得怎麼教，於是就演變成時常都逼子女讀書、讀書、讀書……所以小朋友與父母關係並不好。如果現在有機會申請到公屋，關係可能會調和一點。

有受訪者認為貧窮問題的主要原因是基於社會結構和政府所擔當的角色。除了地區組織和社福機構需要向政府發聲外，政府的政策也需要改變。例如設置社會福利白皮書，至少有五年的長期規劃，讓社會對於社會福利政策有明顯的方向。除此之外受訪者也十分認同地區組織應該要發揮應有的資源網絡，凝聚社會各界不同的力量例如教會、教育界、區議會的力量幫助基層。

除了基層人士外，受訪者也發現中西區會出現一些「窮中產」，這類人士是不能上公屋，因為他們的收入早已過了收入界線，但他們的生活仍十分拮据。亦有些是在職貧窮，因為租金太貴，租金已花掉了工資的一半。政府與社會各界應該互相配合，幫助本區基層脫離困境：「我覺得長遠支援基層的青少年都是值得做的。雖然有 8,000 個劏房戶，因為中西區真的有貧窮家庭，有的是新移民，有的是少數族裔。」

中西區的老人問題也值得關注，不少長者需要照顧老伴，而這些案件需要由社福機構主動接觸才可發現。有受訪者指出不少在社區與院舍居住的長者面對的問題：

最淒慘是綜緩真不多，他們出去簡單吃東西都不可以，沒什麼錢，導致進了老人院那些就好像坐牢一樣。有的或需要靠老人院方面（用輪椅）推你下樓……有的都還可以去到公園找人訴苦，所以很辛苦的拿到九千元已經好厲害，還要自己做補貼。

談及社會資源可以如何幫助中西區的基層人士，有不少的社福機構背後得到區議會的撥款，而沒有申請撥款的機構或團體主要是靠教會弟兄姊妹的奉獻和感動去開展，但服事的年期和深度會因着人手限制的緣故而有所改變，如前較早前教牧們所指出的侷限。

第四章：量性問卷調查分析結果

• 受訪者基本資料

共有 234 位受訪者回答了研究小組設計的問卷。其中，女性佔 78.3%（表 1）。大多數受訪者沒有特定的宗教信仰，其中將近 30%是新教基督徒，其次是佛教徒（11.1%）和其他中國傳統信仰（8.7%）（表 2）。對於那些有宗教信仰的人，其中超過一半的人信仰該特定宗教已有十年或更長時間（表 3）。但是，其中超過 70%的人只參加了一次或少於一次的宗教崇拜或聚會（表 4）。

表 1 受訪者性別

性別	N	%
男	44	21.7
女	159	78.3
總數	203	100.0
未作答、不適用	31	

表 2 受訪者的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	N	%
基督教	62	29.8
天主教	9	4.3
佛教	23	11.1
道教	4	1.9
伊斯蘭教	1	0.5
其他中國傳統信仰	18	8.7
其他宗教	2	1.0
沒有宗教信仰	89	42.8
總數	208	100.0
未作答、不適用	26	

表 3 信仰有關宗教的時間長短

年期	N	%
1 年以下	14	12.1
1-3 年	7	6.0
4-6 年	18	15.5
7-10 年	11	9.5
10 年或以上	66	56.9
總數	116	100.0
未作答、不適用	118	

表 4 參與宗教崇拜與活動的頻率

頻率	N	%
少於一次	45	41.3
一次	40	36.7
2 次	14	12.8
3 次	3	2.8
4 次或以上	7	6.4
總數	109	100.0
未作答、不適用	125	

至於他們的家庭成員，分佈與受訪者本身相似（表 5）。他們中只有 15%是基督教徒，而超過 65%的人沒有任何宗教信仰。另外，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佛教徒（8.3%）。

表 5 受訪者家人的宗教信仰

宗教信仰	N	%
基督教	54	14.5
天主教	6	1.6
佛教	31	8.3
其他中國傳統信仰	23	6.2
其他	15	4.0
沒有宗教信仰	243	65.3
總數	372	100.0

表 6 列出了受訪者的年齡組分佈。最大的受訪者群體是 75 歲或 75 歲以上的人群，其次是 35-44 歲的組群（佔 27.2%）。其中還有 14.4% 的年齡在 45-54 歲之間。如果將 65-74 歲年齡段合併到 75 歲及以上年齡段，將有 40% 以上的受訪者為長者。

表 6 受訪者的年齡組別

年齡	N	%
18 以下	3	1.5
18-24	7	3.5
25-34	15	7.4
35-44	55	27.2
45-54	29	14.4
55-64	11	5.4
65-74	23	11.4
75 或以上	59	29.2
總數	202	100.0
未作答、不適用	32	

表 7 列出了與受訪者在一起生活或有照顧/依賴關係的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由於我們樣本中的受訪者中有很大部分是長者，因此其他家庭成員中最多的是子女（41.2%）。其次是配偶（19.4%）和父母（12.3%）。其他重要類別是兄弟姐妹（6.9%）和孫兒（6.1%）。

表 7 受訪者與家人關係

關係	N	%
配偶	79	19.4
同居	12	2.9
兒子/女兒	168	41.2
女婿/媳婦	9	2.2
爸爸/媽媽	50	12.3
岳父/岳母/家翁/家姑	12	2.9
兄弟姐妹	28	6.9
姐夫/妹夫/嫂嫂/弟婦	5	1.2
孫子/孫女	25	6.1
祖父/祖母	9	2.2
其他親戚	9	2.2
其他	2	0.5
總數	408	100.0

表 8 和表 9 代表了受訪者及其家庭成員的就業狀況。對於這兩個群體，絕多數沒有從事受薪工作。受薪工作的人的比例大約為 37%至 38%。

表 8 受訪者的就業狀況

	N	%
是	75	37.1
否	127	62.9
總數	364	100.0

表 9 受訪者的家庭成員的就業狀況

	N	%
是	140	38.5
否	224	61.5
總數	364	100.0

表 10 和表 11 報告了受訪者的住宿情況。他們中的大多數是租客，但大多數住在私人住宅。他們當中只有 25% 居住在公共住房中。這與區實際情況相似，因為中西區只有少數公屋。然而，必須指出的是，其中約有 14% 居住在非正規房屋中，例如「分間樓宇單位」。表 12 列出受訪者居住在中西部地區的地區。他們中的大多數居住在堅尼地和石塘咀地區（60.5%），另外 35% 居住在上環和西營盤地區。其中很少來自中環和半山區。

表 10 住戶身分

	N	%
自置	95	46.8
租住	109	53.7
總數	203	100.0
未作答、不適用	31	

表 11 住所類別

	N	%
公屋	51	24.9
私樓	106	51.7
套房	22	10.7
板屋	7	3.4
其他	19	9.3
總數	205	100.0
未作答、不適用	29	

表 12 居住範圍

	N	%
中環及半山分區	9	4.5
堅尼地城及石塘咀分區	121	60.5
上環及西營盤分區	70	35.0
總數	200	100.0
未作答、不適用	34	

受訪者並指出他們是否有任何類型的殘疾（表 13）。其中近 60%的人表示沒有殘疾，其中 16.8%的人患有肢體殘疾，而 9.4%的人患有視力障礙。這些可能是由於我們樣本的年齡組分佈，因為其中約 40%是長者。必須指出的是，有 6.7%的人患有精神疾病（儘管實際人數很少），但也應該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表 13 受訪者的殘疾種類

	N	%
沒有任何殘疾	88	59.1
肢體傷殘	25	16.8
視障	14	9.4
聽障	3	2.0
失聰	1	0.7
完全不能說話	4	2.7
需要儀器才可以說話	4	2.7
精神病	10	6.7
總數	149	100.0
未作答、不適用	85	

關於受訪者的教育程度（表 12），最大的群體是那些完成中學教育的人（27.9%）。他們當中還有 20%尚未完成中學。一般而言，受訪者教育程度不高，因為超過

38%的受教育者接受了小學教育或以下。其中 14.4%的人甚至沒有接受過正規教育。這可能是由於是次樣本中的長者數量眾多。

表 12 受訪者的教育程度

	N	%
未接受正式教育	30	14.4
小學程度	26	12.5
小學畢業	24	11.5
中學程度	41	19.7
中學畢業	58	27.9
非學位文憑/證書	12	5.8
大學	16	7.7
研究生或以上	1	0.5
總數	208	100.0
未作答、不適用	26	

表 13 報告了受訪者住戶每月收入的分佈。總體而言，住戶收入水平傾向於低收入，因為其中有近 47.8%的家庭收入低於每月 9999 元。他們當中相對少人的每月收入高於 20,000 元，其中約 32%的家庭月收入為 10,000 元和 19,999 元之間。

表 13 每月住戶收入

	N	%
少於\$4000	35	21.3
\$4000-\$9999	43	26.2
\$10000-\$14999	28	17.1
\$15000-\$19999	25	15.2
\$20000-\$24999	21	12.8
\$25000 或以上	12	7.3
總數	164	100.0
未作答、不適用	70	

- 收入來源

問卷還向受訪者了解了他們的收入來源（表 14-表 21）。他們中有 41% 的收入是來自就業或自僱，其次是老年津貼（生果金）。其中只有約 20% 的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綜援），其中有 17.2% 的人領取其他社會保障。他們當中只有一小部分有其他收入來源。然而，對於他們的家庭成員來說，他們中有超過一半的收入是通過就業或自僱獲得（表 22），而受訪者本人僅佔 41%。

表 14 從自僱或受僱的收入

	N	%
有	88	40.9
沒有	127	59.1
總數	215	100.0
未作答、不適用	19	

表 15 來自利息或股息的收入

	N	%
有	25	11.6
沒有	190	88.4
總數	215	100.0
未作答、不適用	19	

表 16 綜援金

	N	%
有	42	19.5
沒有	173	80.5
總數	215	100.0
未作答、不適用	19	

表 17 高齡津貼（生果金）

	N	%
有	63	29.3
沒有	152	70.7
總數	215	100.0
未作答、不適用	19	

表 18 其他社會保障

	N	%
有	37	17.2
沒有	178	82.8
總數	215	100.0
未作答、不適用	19	

表 19 退休金

	N	%
有	8	3.7
沒有	207	96.3
總數	215	100.0
未作答、不適用	19	

表 20 來自親友的援助

	N	%
有	27	12.6
沒有	188	87.4
總數	215	100.0
未作答、不適用	19	

表 21 學習津貼

	N	%
有	19	8.8
沒有	196	91.2
總數	215	100.0
未作答、不適用	19	

表 22 來自家人就業或自僱的收入

	N	%
有	121	51.7
沒有	67	28.6
總數	188	80.3
未作答、不適用	46	

- 在中西區的生活狀況

表 23 至表 26 列出了受訪者對中西區生活狀況的主觀看法。有他們未來三年留在本區居住的意願（表 23），其中超過一半（57%）的人說他們回答「一定會」，另外 29.1%的人回答「可能」。這意味著多數受訪者真的很喜歡這個地區。他們中只有極少數表示他們在未來三年內不會或可能不會住在本區。而根據表 24 中顯示，超過 52%的受訪者表示對當前的生活環境感到滿意或非常滿意。此外，他們中有 31.6%的人認為自己的生活環境還算普通。但是，當要求他們根據當前的生活水平（表 25）提出意見時，總體水平並不高。儘管超過 60%的人的生活水平只是「一般」，但仍有 23.6%的人指出生活水平「低」。他們中有近 8%的人分別認為該標準是「非常低」，「很高」或「非常高」。表 26 顯示了過去兩年生活水平發生了甚麼變化的結果，其中絕大部分（65.1%）表示在過去五年中沒有明顯變化，其中近 22%甚至認為他們的生活水平比兩年前要低。只有大約 13.1%的受訪者認為他們的生活水平有所改善或有很大改善。

表 23 受訪者在未來三年留在中西區的意願

	N	%
絕對不會	16	7.0
可能不會	16	7.0
可能會	67	29.1
絕對會	131	57.0
總數	230	100.0
未作答、不適用	4	

表 24 對現時生活的滿意度

	N	%
非常不滿意	15	6.6
不滿意	22	9.6
普通	72	31.6
滿意	85	37.3
非常滿意	34	14.9
總數	228	100.0
未作答、不適用	6	

表 25 現時生活水平

	N	%
非常低	18	7.9
低	54	23.6
一般	139	60.7
高	15	6.6
非常高	3	1.3
總數	229	100.0
未作答、不適用	5	

表 26 過去兩年的生活水平變化

	N	%
生活水平下降	50	21.8
沒有明顯變化	149	65.1
生活水平少許改善	27	11.8
生活水平大幅改善	3	1.3
總數	229	100.0
未作答、不適用	5	

- **家庭緊密度**

表 27 列出了從「家庭關係指數」（IFR）中使用 11 個衡量家庭凝聚力的指標的統計數據。指標的平均值通常很高，沒有低於 3.5 的指標（滿分 5 分）。但是，必須指出，這些指標具有相對標準偏差。在這 11 項指標中，平均值最高的是「我與家人相處良好」（4.14）、「我的家庭成員之間相處很好」（4.13），其次是「我的家庭成員之間互相關心」（4.12）和「我的家充滿愛」（4.11）。最低的指標是「我依靠我的家人」（3.57），「我以我的家庭為傲」（3.87）和「我的家庭備受別人尊敬」（3.94）。這意味著我們樣本中的家庭成員通常相處得很好，並且彼此之間有著強烈的情感聯繫。儘管如此，這可能是由於受訪者不願將外界對家庭生活的負面情況向外人透露（即研究中的訪問員）。再者，受訪者可能對這些問題中的概念較少，因為「對家人的依賴」「家庭是否受到他人的尊重」、「為自己的家庭為傲」等都是較抽象的概念，在華人當中傳統上都不是普遍的情感。

表 28 列出了這些家庭凝聚力指標的因素分析結果。通過使用具有最大方差旋轉的主成分分析（PCA），提取了一個我們稱為「家庭凝聚力」的「因素」。這與另一項本地研究的結果一致（Wong, Leung & Lee, 2016）。此外，這些指標具有很高的可靠性（Cronbach's Alpha = 0.96）。在確認只有一個因素後，通過將所有問題相加來計算出一個新的變量。「家庭凝聚力」的整體平均值為 3.94，這意味著從我們樣本中從受訪者的角度來看，他們家庭整體具有相當的凝聚力。

表 27 家庭緊密度的統計

	平均值	標準差	N
我的家庭成員之間互相關心	4.12	1.01	227
我覺得我的家庭十分好	4.03	1.04	224
我依靠我的家人	3.57	1.38	226
我與家人相處良好	4.20	0.99	224
我的家人對其他家人很好	4.14	1.03	221
我的家庭備受別人尊敬	3.94	1.10	223
我的家充滿愛	4.11	1.10	224
我的家庭成員之間相處很好	4.13	1.05	226
我的家庭帶給我喜樂	4.06	1.13	224
我以我的家庭為傲	3.87	1.23	223

表 28 「家庭緊密度」的因素分析結果

家庭緊密度指標	因素負荷量
我的家庭成員之間相處良好	.938
我的家充滿愛	.906
我的家庭帶給我喜樂	.900
我覺得我的家庭十分好	.882
我與家人相處良好	.882
我以我的家庭為傲	.872
我的家庭成員之間互相關心	.858
遇到喜樂或困難時，我的家庭給我安慰	.842
我的家庭備受別人尊敬	.841
我的家人對其他家人很好	.837
我倚靠我的家人	.628

- 心理狀況：個人孤獨感水平

問卷還涵蓋了受訪者孤獨程度問題，以衡量他們的心理狀況。表 29 中顯示出六個狀況的頻率：（1）無（2）有時或（3）經常。為了進一步確定這些指標的不同維度，我們為這六題題目進行了 PCA 分析（表 30），並一如預期地分析出兩個因素：前三個題目屬於「個人孤獨感」，之後三題屬於「人際關係」。如因素負荷所示，

這兩個因素都具有令人滿意的可靠性測試結果（Cronbach’ s Alpha 分別為 0.628 和 0.831）。結果發現，在個人孤獨指標中，平均值最高的是「我很想有人陪伴」（1.75），但在數字上並不高。在人際關係的三個指標中，「有足夠的人讓我感到親近」具有最高的平均值（2.30），其他兩個指標的平均值均大於 2。

這兩個因素的指標分別計算為一個總變量。總體而言，個人孤獨感的平均值為 1.67，而人際關係的平均值為 2.18。這些表明總體而言，我們樣本中的受訪者並沒有感到嚴重的孤獨感，並且與周圍的人建立了理想的關係。

表 29 個人孤獨感問題統計

	平均值	標準差	N
我感到空虛	1.67	0.68	230
我很想有人陪伴	1.75	0.69	229
我常感到被排擠	1.26	0.51	225
當遇到問題時，我有很多可以依靠的人	2.12	0.79	227
我有很多可以絕對信任的人	2.18	0.70	228
有足夠的人讓我感到親近	2.30	0.69	229

表 30 個人孤獨感的因素分析

個人孤獨感問題	因素負荷量 1	因素負荷量 2
我有很多可以絕對信任的人	.891	
有足夠的人讓我感到親近	.869	
當遇到問題時，我有很多可以依靠的人	.796	
我感到空虛		.841
我很想有人陪伴		.831
我常感到被排擠		.502

- **相關性測試**

表 31 列出了家庭緊密度、經歷孤獨感的頻率和人際關係以及其他個人社經資料特徵和與在中西區生活環境的相關性測試結果。有關家庭凝聚力測試表明，家

庭緊密度與經歷孤獨感的頻率呈負相關，這意味著受訪者家庭的凝聚力越強，他們感到的孤獨感就越低，這是合乎邏輯的關聯。家庭緊密度與社交網絡亦呈正相關，因此我們可以推斷出，較強的家庭緊密度與更頻繁的人際關係相關。此外，家庭緊密度與受訪者的住所是否是自置或租住成負相關、與他們對自己的居住環境的滿意度成正相關，並與他們對當前生活水平的滿意度成正相關。我們可以解釋，租戶是否為住所的業主會可能會影響家庭緊密的程度。另外，如果他們對自己的住所和目前的生活水平更滿意，他們的家庭也會更加緊密。我們可以推斷出，具有良好生活水平的居住環境可以幫促進家庭緊密度。此外，在女性受訪者看來，家庭通常更加團結。

至於個人的孤獨感，它與家庭緊密度高度相關但卻負相關。這意味著緊密度強的家庭可能會導致人們經歷孤獨感的機率降低。住所的所有權與個人孤獨感呈正相關，這意味著租戶往往更容易受到個人孤獨感的影響。他們對自己的住所和當前生活水平的滿意度與經歷個人孤獨感亦呈負相關。我們可以推斷出住屋質量和更好的生活水平可以幫助降低個人孤獨感的頻率。

與家庭緊密相比，個人孤獨感與其他變量的相關性有一些獨特的特徵。我們發現作為基督徒往往會更容易經歷孤獨感。我們無法對這種關係提供準確的解釋，但是我們可以假設受訪基督徒對自己的社交生活會寄予更高的期望，他們對變得更加孤獨會更加敏感。另外，高孤獨感的受訪者對過去兩年生活水平變化的經歷呈負相關，因此生活水平下降可能會導致個人孤獨。

與他人建立牢固的人際關係方面存在與受訪者頻率顯著相關的因素。分析顯示，家庭凝聚力是導致增加社交網絡頻率的積極因素，而個人孤獨感是一個負面因素。女性受訪者傾向於擁有更強大的社交網絡和人際關係，但是這亦可能與我們的樣本中，女性的受訪者較多有關。與家庭凝聚力和個人孤獨感相似，對住所的業權是與人際關係的重要相關因素：有自置居所的受訪者傾向於擁有更牢固的人際關係。

對住所質素和當前生活水平有更高滿意度可能會令他們更牢固的人際關係。此外，如果受訪者的生活水平在過去兩年有所提高，那麼他們之間的人際關係也趨於穩定。

這些相關性結果表明，住屋條件和生活水平可能是與受訪者的家庭生活和心理狀態的重要相關因素。一般來說，自置居所的家庭緊密度較強、心理狀態較健康、個人孤獨感較弱、和人際關係較強。並且，如受訪者對生活環境與水平的滿意和經歷生活水平的提升，都可能會帶來更好的家庭生活和人際關係。

表 31 家庭緊密度、個人孤獨感、人際關係、個人社經資料以及家庭機密度間的相關性

		家庭緊密度	孤獨感	人際關係
家庭緊密度	Pearson 顯著性	1	-.446**	.528**
	顯著程度		0.000	0.000
	N	206	201	202
孤獨感	Pearson 顯著性	-.446**	1	-.271**
	顯著程度	0.000		0.000
	N	201	225	224
人際關係	Pearson 顯著性	.528**	-.271**	1
	顯著程度	0.000	0.000	
	N	202	224	227
性別	Pearson 顯著性	.172*	-0.055	.257**
	顯著程度	0.021	0.447	0.000
	N	178	197	199
年齡	Pearson 顯著性	-0.052	-0.082	0.052
	顯著程度	0.492	0.253	0.470
	N	177	197	198

最高教育程度	Pearson 顯著性	0.003	0.076	-0.059
	顯著程度	0.963	0.281	0.405
	N	182	202	204
基督徒	Pearson 顯著性	-0.050	.146*	0.120
	顯著程度	0.499	0.038	0.088
	N	182	202	204
家中成員是否從事 有薪工作	Pearson 顯著性	0.017	0.042	-0.064
	顯著程度	0.820	0.559	0.369
	N	177	196	198
過去六個月住戶平 均整體收入	Pearson 顯著性	0.114	-0.107	0.067
	顯著程度	0.175	0.183	0.403
	N	144	158	160
住所是自置或租住	Pearson 顯著性	-.201**	.141*	-.264**
	顯著程度	0.007	0.048	0.000
	N	177	197	199
殘疾	Pearson 顯著性	-0.138	.190*	-0.091
	顯著程度	0.113	0.022	0.273
	N	132	145	147
收入來自受僱或自 僱工作	Pearson 顯著性	-0.008	0.131	-0.110
	顯著程度	0.908	0.059	0.111
	N	191	208	210
綜援	Pearson 顯著性	0.137	-0.130	0.068
	顯著程度	0.060	0.060	0.324
	N	191	208	210

未來三年會否住中西區	Pearson 顯著性	-0.012	0.000	0.057
	顯著程度	0.863	1.000	0.399
	N	203	222	224
對現在居住的地方的滿意程度	Pearson 顯著性	.218**	-.146*	.212**
	顯著程度	0.002	0.031	0.001
	N	202	221	223
現在的生活水平	Pearson 顯著性	.153*	-.212**	.191**
	顯著程度	0.029	0.001	0.004
	N	203	221	223
過去兩年生活水平有沒有以下變化	Pearson 顯著性	0.107	-.198**	.152*
	顯著程度	0.130	0.003	0.024
	N	203	221	223
**. 在 0.01 程度的相關性				
*. 在 0.05 程度的相關性				

討論及建議

香港扶貧委員會及兒童權利委員會最新數據顯示，約 6 個 18 歲以下的兒童，便有一個屬貧窮人口。報告提及不少基層年青人在升學與就業上感迷惘困擾，大多數是家境比較貧困的年青人。因為得不到學業上的支援，無心向學，在初中已開始打機。中西區無論是教會及機構，多數只提供兒童托管服務及小學功輔班，很少機構或教會會提供中學補習。一般從內地來的基層年青人，特別是在英文科方面，他們大多追不上，故此也有不少讀到中四就轉去持續專業進修學校，就讀例如建築、裁縫、電子、園藝等課程。他們未讀完中學，因完全跟不上學業，很多決定出來社會工作，多數是勞動工作例如酒樓、地盤、餐廳等，或其他低收入的工作。

研究團隊在 2019 年 6 月至 10 月期間與中西區的教會牧者與領袖、社區持份者與基層居民的進行一系列的小組暨個人深入的質性訪談，以及收集了 234 問卷。我們所接觸過的受訪者跨越不同性別、年齡層以及行業。透過訪談以至訪談的數據，我們可以很立體的了解受訪者在不同範疇的生活狀況、生活上的需要、對將來的願景、以及對本區的社會政策與服務的意見。在本章裡，我們將總結來自有關數據的分析，並加上我們的簡介，然後就有關的觀察與結論提出一些建議。

- 受訪者對中西區的感覺與生活經驗

受訪者無論是在區內居住了多久，大部份都對中西區的感覺正面，整體而言都很喜歡居住在本區。有接近九成的都表示在未來三年會或非常大機會會繼續居住在這裡。他們當中雖然有為數不少的是新來港人士或只在過去十多年才來港，但對中西區都有濃烈的歸屬感，有的甚至在來港時就已經住在區內。部分原因是他們欣賞中西區是一個充滿人文氣息的社區，居民彼此普遍有包容性，以及新舊建築物與文化傳統交錯，形成了很多特色。而且，大部份的受訪者認為，因為中西區座落於本港的中心，對居民來說四通八達，公共交通選擇多，不用太擔心出入的問題。

可是，在很多受訪者眼中，中西區在近年人口老化非常明顯，公眾地方多了長者出入，使社會服務的需求日益增長。再者，受訪者也不約而同地指出，本區的租金非常昂貴，儘管有些居民居住的劏房面積非常細小，但呎價卻很高昂。無論是租劏房或一般單位的租戶，在租金和其他住房上的開支對他們來說非常沈重。有一些主婦和受訪的青少年表示，因為住所細小，有時候會與家人產生衝突，或因環境衛生情況不方便留在家裡學習和做功課，要在社區尋找合適的場所溫習。但偏偏在中西區，提供給青少年的自修室或其它學習的設施供應不足，對家長與青少年來說都很頭痛。而從問卷的數據分析顯示，有四成多的受訪者對現時的居住環境持「普通」或負面的滿意度，而只有約 8% 的表示現時的生活水平為「高」或「非常高」。而接近九成的指出在過去兩年，生活並沒有明顯變化甚至有所下降。再者，自從港鐵港島線延長至西區之後，社區的環境與生態正經歷著急劇的變化。舊樓被拆卸、傳統小型商戶被連鎖集團或走高檔路線的商鋪取代，都對居民的財政負擔和日常衣食住行的選擇帶來頗大的影響。受訪者其實頗為懷念從前社區生活模式所帶來的多元與廉價商品。因此，從居住環境、財政與生活負擔來看，中西區的基層居民都面臨著頗多挑戰。不少受訪的社區人士與居民都建議在區內增建公屋，減低居民的負擔，並且改善生活品質。

至於歧視與社區融入方面，多數受訪者表示中西區總體來說是一個具包容性的社區。儘管鄰里關係一般不太緊密，但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居民通常都能和諧共處。然而，有個別新來港人士反映，因為他們粵語不純正，有時會遭到一些老一輩的居民用言語歧視，讓他們有點不愉快。但總體而言，情況並不嚴重。受訪者對本區的感覺非常正面，而現時仍然居住在本區的都表示在可見的將來沒有計劃搬離。

- 現時在社區生活面臨的挑戰

來自不同組別的受訪者都在訪問中被問及基層居民在中西區所面臨的困難與挑戰。受訪的教會牧者與領袖，以及有受訪居民都表示，租金高昂、居住在劏房與單位細小家庭的生活品質、工時長與收入不穩定、夫婦與親子關係疏離、體弱長者在社區

生活的照顧問題、學生的英文科成績與英語程度、青少年對未來前景迷惘、社區設施與服務不足等都是中西區基層居民經常遇到的問題。受訪的地區人士，如社福機構和學校代表與區議員，多數認為中西區開通地鐵後整個社區都出現不同的轉變，以往中西區較多舊樓但現在都較多被遷拆，最終中西區現存很多的劏房已變成高尚住宅。因為樓價高企致使不少的家庭要與上一代居住，這樣可能導致家庭問題，產生不少因照顧兒童和與姻親有關的問題。有教牧認為區內的基層家庭搬進來中西區的主要原因，是為了本區的良好校網。但因為中西區的學校水平較高，而部份基層家庭的小朋友未能應付到，令小朋友產生自卑等負面情感。而家長也因為要賺錢照顧小朋友，工作時數很多，可以陪伴小朋友的時間不多，影響到親子關係。而信徒領袖則頗為關心基層家庭裡的子女學業的需要，特別是那些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他們遭遇的學習困難往往都是眾多家長煩惱的事情，教會與社會各界需要正視。

除了少數受訪者表示沒有太大的生活困難，他們大多數都面對在不同的挑戰。受訪者現時普遍面對最大的困難是房屋問題，特別是那些住劏房的住戶，而劏房的環境往往會令居民身體感到不適，家人間的關係也會受到影響。也有受訪長者表示最大的困難是租金，因為租金的加幅很大，而且政府的社會保障申請繁複而難以申請。居住於中西區給他們帶來不少生活壓力。租金昂貴是壓力的主要來源。有住戶繳交租金後已沒有太多剩餘的錢生活。為了節省生活費，受訪者一家只好在食和穿方面節省金錢。

受訪社區人士也提到很多長者的成年子女與父母的關係卻十分疏遠，離父母住得很近但都甚少探望父母。有錢的子女還可以給予父母金錢，沒錢的連父母也不探望，彼此關係疏離的原因是不懂得如何溝通和表達彼此。至於夫妻關係在基層當中也普遍疏遠。家庭成員間很多時候以錢字掛帥，關係變得冷淡，失去家庭的凝聚力。也有家人沉迷賭博，居住的地方不大，家人之間關係不好，經常吵架。雖然我們的量性問卷數據顯示受訪者的家庭緊密度整體來說很高，而且個人孤獨感偏低，並且人際關係方面也頗為正面，但相關度測試亦告訴我們，居住環境、主觀生活品質以

及與兩年前比較的生活水平都與上述的因素顯著地相關。對居住環境與生活品質滿意的受訪者較傾向於與家人關係緊密、個人孤獨感較低，以及有較緊密的人際關係。

不少有子女的受訪者表示現實其中一個面對的困難是關於子女的教育問題。他們很多子女尚年幼，有的剛升上中學需要適應學校的生活，又正值反叛期，有時候會不聽受父母勸教，時常玩手機和遊戲機，與父母和家人缺乏溝通，甚至有衝突。有新移民因來港年期不長，故不熟識社區，交通亦不熟識。然而，他們當中的家長對香港滿意的原因是，他們喜歡子女在香港讀書，也期望小朋友能夠開心健康和著重他們的品格成長，並不想給予小朋友讀書壓力。

而大部份受訪的青少年受訪者現時主要面對的難主要有三點，第一：對於升學的壓力不小，因為家人亦希望受訪者至少也能升讀大學，同時對於每天時間緊湊，要遊走於學校和補習班感到疲憊。他們普遍都表示英文科是最困難的，在該科目的成績時常都不太理想。第二：前路方向與家人期望不同。受訪者均表示希望可以向藝術方面發展，但家人卻不太支持。第三：擔心社會狀況，自己亦有不同的情緒，對未來不感樂觀。除了來自家長對他們的期望與壓力外，本區校網較好，學生之間的競爭十分大。而且即使自己能進到一間好學校，但成績也不如別人，有老師亦會標籤他們。受訪青少年通常只是希望能夠順利升學，以及做到自己有興趣的職業和令家人放心。但有的表示受家庭資源所限，擔心中學以後的學費，以及支付與學習有關的費用。而居所細小亦會影響他們平常溫習，需要依賴位置有限的公共自修設施。對區內青少年而言，總體來說英文科對他們是一大挑戰。

- 對教會、社會服務機構與政府提供支援的看法受訪者整體對於來自教會、社福機構和社工提供的服務感到滿意。教會通常提供了很多學業上的支援給予他們的子女，也給予他們心靈上的支援。因此，受訪者普遍對教會提供的支援與在他們生活當中扮演的角色高度信任。他們覺得教會在社區的角色十分重要，可以讓社區居民在社區生活帶來盼望。教會與基督徒能夠給予他們心

靈上一個重要的支援。有的表示教會應該更積極扮演支援社區居民的身心靈，而政府的政策與服務有其侷限。大部分受訪者表示很滿意社會機構提供的服務，認為可以幫助到不少的家庭，亦令區內居民的生活更開心。有基督徒與恆常參與教會聚會的青少年表示，區內教會中的氣氛很好，投放不少資源舉辦活動，並且對教會在成長過程中對他們在品格、知識與技能上的栽培都心存感激。

然而，有受訪的社區人士表示，教會在社區中對居民在不同需要上的支援仍有進步空間，例如堂會比較少幫助一些長者打掃家居。教會需要對長者做一點事情，並且幫助兒童身心靈的成長。也有受訪者建議教會與信徒可為新移民和單親家庭的小朋友提供補習，因在外補習較貴，並且更需要關注婦女的情緒和精神健康方面。而對區內夫妻和家庭關係方面也需關注。青少年受訪者則建議可以多舉辦英文班及有關情緒支援與心理輔導的服務。

政策及服務建議

透過與有關居民的深入訪談、小組討論以及問卷調查，研究團隊主要發現了中西區的基層人士的房屋開支方面頗為沈重，而且很多的居住環境都欠佳，並且會影響家人之間的關係以及學生的課後學習。居住環境欠佳會與較低的家庭緊密度、個人孤獨感與人際關係帶來負面影響。另外，新來港家庭裡的家長往往因為不了解香港的教育制度與要求，以及自我的英語程度，對協助子女的學業和給予相關意見會感到無能為力。而他們亦有時會因管教或生活小節與子女關係緊張。青少年受訪者有些家庭夫妻關係並不緊密，並且在照顧年長家人方面感到很大壓力，社區對他們支援不多。再者，頗多家長與青少年表示社區中對給予年青人在社區的學習與消閒設施以及情緒支援並不足夠，特別是針對他們在英文科的成績方面。因應上述的情況，研究團隊就為中西區的社會服務政策、社福機構以及教會的未來角色定位作出以下建議。

有關居民住屋問題方面，在訪談裡，不少受訪者主要面對的困難是房屋問題。跟據 2017 年 11 月至 2018 年 6 月期間，位於堅尼地城的明愛莫張瑞勤社區中心連同香港大學科斯產權研究中心，進行西區基層住屋及生活處境調查，以方便抽樣形式巡查了區內 114 幢大廈，了解西區的劏房情況、劏房大廈的分間比率、劏房大廈單位數量與原單位數量的差異，以及樓宇的保安及消防設備狀況。研究發現在是次調查的範圍內，有 64 幢樓宇內有屋宇單位被分間成劏房，約佔 56.1%。一般住在劏房的基層家庭，租金是他們一個大的負擔，另外環境擠迫影響兒童成長。最近有一篇文章的報道，住在劏房的兒童問父母：「為什麼家這麼小，媽媽不如搬到公園居住。」

我們建議政府部門以至有關社會持份者應更關注基層居民的住屋需要，因為對他們來說，居住在中西區的租金負擔頗為沈重，而且居住環境亦未必理想，本區也有為數不少的劏房，這都會影響到基層居民的生活質素、家庭關係與心理狀況。雖然有很多受訪者都建議在區內增建公屋加快輪候時間，但基於中西區能供增建屋邨的土地有限，地方狹小，我們建議應採取其他積極的措施，改善區內基層居民的居住環境。例如，應調撥更多的資源，幫助他們改善家居環境。在訪談數據分析中提及有年老居民因體弱面對處理家居清潔的挑戰，我們建議應動員區內的義工補充常規長者社區資助服務的不足，因為現時輪候綜合家居照顧服務（體弱個案）/改善家居及社區照顧服務的時間長達 18 個月，致使有關家庭的照顧需要在輪候期間出現真空。政府當局應在資源與政策上協調與推動區內各機構、團體與教會，推展創新與具彈性的社區照顧服務，幫助有關家庭的家居清潔，例如動員義工隊伍或兼職員工隊伍上門進行家居清潔與簡單的護理，舒緩正規服務的壓力。教會方面，可考慮開放地方給劏房戶的兒童及青少年，如溫習室讓他們放學後可以在教會做功課及活動空間。讓他們毋須屈在劏房裡，可以有較寬敞的地方做功課。教會可以派義工到劏房戶派宣傳單張，鼓勵他們使用。因為一般基層人士參與活動都是經朋友介紹，對社區資源並不認識。

我們的數據顯示了居住環境不理想容易造成家庭關係緊張與個人心理狀態的問題。要舒緩家庭關係，教會及機構可以合辦定期「節日飯局」。在節日提供免費飯局，讓低收入的家庭可享有一個美味的晚餐。讓他們可以離開狹窄的家居環境吃一頓豐富的晚餐。推廣「開心飯堂」計劃，讓他們知道機構設有廚房讓他們煮食。

再者，政府與社會服務機構暨教會應積極探討在區內推動社會房屋共享，例如以社會企業「光房」的模式，召集有心的業主以優惠的租金租出物業，讓有需要的基層家庭共享。這樣會避免有基層家庭被迫租住劏房或環境惡劣的單位，成受低劣的生活質素。當然，儘快安排有關家庭入住區內或區內公屋單位更為可取，但亦要顧及到居民搬遷到區外後交通與人脈網絡的適應。

受訪者亦提及到區內基層家庭成員之間關係面臨的種種問題，因此我們建議區內的社會服務單位與教會應更關注家庭和諧的需要，特別是面臨工時長的夫婦關係，因為他們需要有更多時間相處與相互了解，突破藩籬。親子關係是是次研究的重點。雖然在與青少年的訪談中親子之間的相處問題並不明顯，但受訪家長不少都分享了與青少年子女相處的困難與衝突。因此，我們建議社福機構單位與教會應加強與家長同行，共同面對與子女相處的挑戰。例如，可以舉辦更多家長工作坊，讓他們了解在不同成長階段的特質與思維，使父母能夠掌握與子女溝通與危機處理的技巧，以及讓新來港的家長了解香港的教育制度和生活習慣。這樣會令他們更放心和更容易適應。基層家庭會有情緒困擾，一般丈夫都是勞苦大眾，從事裝修與飲食，工作時間長，假日亦多在家中休息，部份是因為出街要多花錢。所以區內的服務提供者與教會需要幫助他們舒緩情緒困擾，並導引他們有效地管教子女。而區內大部份基層家庭都屬於學歷低及低收入，所以家長多期望下一代可以透過接受良好教育脫貧，對子女學業有一定要求，亦會出現不少打罵的情況，家暴情況亦不少。居住環境狹窄固然帶來家庭不少張力，家長經濟壓力大也影響家庭關係，衍生負面情緒，影響親子關係，所以教會或機構可舉行一些親子活動。

有關夫妻關係方面，現今香港有很多婚姻家庭都受到衝擊，基層家庭尤甚。他們面對長工時，彼此溝通少。我們建議區內機構與教會需具辦促進夫婦溝通的活動，舒緩家庭緊張氣氛及增進家庭關係，例如舉辦夫婦日營。

而針對學習英語方面，因為這與他們的升學與生涯發展息息相關，因此社福單位及區內教會都可以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如提供免費或收費相宜的英語補習服務，因為對於家長來說，子女補習的費用一般是非常沈重的。如果有低廉或義務的補習支援的話將會很大程度幫助到這些家庭，讓他們有機會提升生活質素。社福單位與教會可招募區內有英語水準的大學生、退休或其他熱心人士為基層青少年補習英文，使他們在學習過程中不太孤單。

區內青少年的需要也需要政府部門、社福機構與教會正視。他們主要面臨因資源缺乏與英文程度欠佳導致的升學壓力，以及情緒方面的問題，特別是不少基層青少年都集中就讀區內的名校，學習要求和氣氛讓他們備感壓力。我們建議教育部門與學校方面應特別留意有不同需要的學生的需要，讓他們能更有信心的學習，並在升學就業方面更具競爭力，例如學校可提升關注基層學生的英語學習。在進行日常教學之餘，應特別為他們提供更多的英語補習班與個別的輔導。而有關情緒支援方面，雖然政府較早前已公佈會在本港的學校安排一校兩社工，但在區內就學的青少年指出在學校得到的升學與情緒支援並不足夠。因此，有關學校以及社區服務單位應加強給予區內青少年有關的支援。

由於本區的基層家庭頗多來自國內，他們的子女也有中學階段才到香港讀書，英文程度跟不上。他們不能負擔昂貴的補習費，所以需要免費英文補習，讓他們得到學業上的支援，不致荒廢光陰，沉迷手機和網絡世界。我們曾接觸到一個基層向上流的例子：一位中四新移民來到香港，各學科都可以得到好成績，只欠英文科，因得到教會義務導師在英文科的輔助，最終可以考入大學，現在成為中學老師。

青少年人的心理與需要應是社區各界關注的重點。基層年青人較為被動內向、自卑，要提升他們的學習動機，首先是幫助年青人對學習有一個正確的觀念，發揮他們的潛能，擴闊他們的生活圈子，給他們機會學習領袖才能，並加強基層年青人逆境智能，使他們不容易氣餒。社福機構及教會可以合辦一些歷奇訓練、義工領袖訓練計劃的課程。在暑期期間，機構、教會可以辦一些兒童及青少年的營會。坊間有相關職業嚮導的計劃資助持續進修的僱員，也有師友的伙伴同行，陪伴他們適應職場轉變，並提供晉升機會。師友陪伴參加這計劃的青少年，一同面對職場生活的挑戰，亦可減少基層年青人在職場上遇到挫折便離職或轉工。

另外，社福機構與教會在提供服務與活動時更體貼青少年的喜好與需要，從而更有效的接觸與支援他們。服務與活動的內容必須與時並進，了解青少年需要什麼、喜歡什麼。例如，活動未必再能夠停留在過往的單向模式如只提供體育活動與傳統遊戲，這都未必能切合他們的需要。服務提供者需要更創新、以更開放的態度了解青少年的思維與期望。區內社福單位與教會亦需加強在社區對服務進行宣傳，增加能見度，讓更多家庭與青少年認識到所需要的服務。有社工反映，機構辦的課程很難吸引到基層青少年參加。原因是他們較被動，多留在家中，很少接觸社區機構，除學校社工推薦。現存一些資源例如音樂事務處給年青人學樂器的課程，以較平的學費提供給基層青少年，往往被中產的青少年報讀了。要讓基層年青人知道有更多的資源可以使用，首先可能需要教會、機構一同合作及結連，製作一份社區資源冊給基層家庭，將適切的服務直達到真正有需要的基層年青人。

於此同時，政府部門亦應與社福機構和教會緊密合作，為區內青少年提供更多課餘學習與娛樂的場地。根據不少受訪者的反應，本區的文娛設施位置不夠集中，數量亦不足夠，而且自修室位置亦不足，令很多居住環境不理想的基層家庭學生未能使用。服侍基層青少年要花很多心力，只是靠單一個服務單位去服侍，可能未必得到預期成效。機構有策略工具，教會有較穩定關心年青人的義工，學校有對象。機構社工會被調配轉職到其他部門，未必能長期關心到服事對象，及與青少年建立更密切關係，加上社工一般要處理很多個案，未必能有時間深入的關心。但教會的弟兄姊妹可以較

長遠地服事他們，教會服事的對象由幼兒至長者，年青人進到教會，是有更多機會接觸到不同年齡、不同階層的人，擴闊生活視野。而且當他加入了教會，有牧者照顧及關心他們和他們的家人，提供全人的關懷。區內機構亦需要找空間辦一些活動，教會可提供場地，因為教會在平日應該有房間騰出空間共享。教會也可以借出場地給機構辦活動，並且有一些專門針對社區年青人的特殊小組（起初未必需要傳福音）——提供他們一個充滿愛的平台讓他們傾訴擔憂和心聲。

為了支持基層家長和學生，教會應加強功課和升學支援，並因應個別年輕人的特質扶持他們建立個人興趣與才藝，例如音樂方面的才能。這些服務應免費提供或以相對低廉的價格提供，以便更多的家庭受益，家長亦可以減輕負擔。同時，因應基層青少年多缺乏父母的引導，一般在選擇學科上及在未來職業生涯規劃上都會遇上困惑。學校聯同機構及教會，可以提供「職前導向」計劃，推介「真人圖書館」等活動，提供「性格測試」，協助青少年確定自己喜歡的職業，也可以透過安排探訪不同職場實地考察，開拓學生視野。

對於有長者的家庭，我們認為主要策略是應該提供切實的服務以支援他們在的健康與長期護理的需要。例如，教會可以與社區中的社福機構和基督徒醫生保持聯繫，提供他們所需的醫療服務。其實，很多教會中有不少專業人士，包括各科專業醫生，可以聯絡醫生提供醫療減免或義診。因為很多長者生活在貧困中，需要節衣縮食，身體多病痛，需要很多醫療支出。現時在港島有一間私人牙科診所，招聚了牙醫在週日下午義務為基層群體服務。亦有一些精神科醫生願意服事他們，減低他們因病帶來的情緒困擾，因此這種模式可以做一個很好的參考。教會亦可考慮向有經濟和健康需要的長者與照顧者發放「教會版」的醫療或照顧券，讓他們得到適切的需要，減輕照顧壓力，並且做到在健康上的「預防勝於治療」。此外，教會應動員會眾定期陪伴區內長者與陪診，尤其是那些沒有年輕人與他們同住，讓他們得到情緒方面的支援，減低孤獨感。

教會還應與社區中的政府部門與社福單位保持聯繫，並動員為他們提供家居護理服務，例如送餐和打掃。教會或機構招募義工，讓他們可以服侍年長的基層長者。因為一般基層長者是獨居的，他們的子女為生活營營役役，沒有時間探望及照顧，所以需要有義工幫助他們。如前面所述，由於等待政府資助的社區服務的等待時間很長，因此教會可以扮演重要的補足角色，填補這些服務的空隙。

最後，對不同類別的家庭及需要的作出服務建議之外，研究團隊亦想特別對區內的教會在如何與基層居民建立支援關係作出一些建議。我們很慶幸聽到很多受訪者都對社工與教會抱有高度信任，他們都認為教會與基督徒除了為他們解決日常生活的一些需要外，在情緒支援、個人品格栽培、調解家庭關係方面都格外重要。

當教會與更多不同年齡的基層居民聯繫，就需要更多信徒願意跨越背景差異及各種藩籬，持續關懷，與居民建立關係。如在城市睦福差傳學院的訓練，信徒學習聆聽及同理心的重要性，和基層居民真切同行，建立互信，以致居民感到被接納，不被標籤及歧視，可以坦誠分享心理上和各種的需要與處境。當教會群體保持開放態度，基層居民在生活的困境中，便可得着適時的支援。基層居民在互信互動的關係，亦可貢獻所長，發揮潛能，也可成為群體及社區中其他人士的支援。

● 教會的聯合網絡工作建議

研究團隊建議透過教會、社福機構、企業與各持分者的跨界別合作，持續地服事基層人士，促進社區的生活質素與族群間的融和。

1. 加強推動區內教會參與關心及服侍社區：

- i. 在區內的青年團契推動舉辦社區導賞/行區祈禱/製作社區地圖
- ii. 加強居民與外界認識社區，按今次調查提及貧窮人士聚居點包括西營盤、石塘咀與堅尼地城，進行社區導賞，認識貧窮人士聚居點位置、居民生活狀況、區內環境。導賞團可以由中半山出發，走進貧窮人士聚居區域，可能只是一街之隔，讓參加者感受當中的不同，明白調查當中提及因各項重建計劃，對社區帶來影響。

iii. 舉辦課程幫助區內牧者打破參與社區服侍的迷思。

2. 成立跨界別扶助基層平台：在區內每年舉辦兩次聚會，探討如何服事基層人士，並邀請相關講員分享，讓教會認識其他區內的機構、學校、企業及政府部門，有彼此認識的機會。再者教會網絡可以聯絡區內醫生團契，舉辦長者證書課程培訓教會金齡信徒、家庭主婦、槓桿青年(Slash)、輪班工作人士、新來港婦女等，發掘他們的潛能與增加他們的社會資本，服事區內長者，從而善用社區資源並促進族群間的共融。

3. 動員中西區中的英語堂會：本區以英語為主的堂會可以為基層家庭的子女提供英文補習與音樂培訓之類的課餘課程，但如能提供培訓給英語教會參與之義工就更為理想。教會網絡可以邀請熟悉區內情況的社福機構單位提供義工培訓，使有關會眾明白社區的需要，並且如何與年青人建立關係。

4. 堂會服事社區新概念：區內堂會可考慮開放空間服事社區基層人士。中西區教會多為歷史悠久的建築，空間頗多，所以應可探討如何開放，配合社區需要，讓社區人士更容易融入，並安排其他地區的教會分享過往經驗。

5. 發掘社區潛藏資源，動員與鼓勵於中西區企業支援基層人士：鼓勵中西區中的企業與其他營商認識走進社區，了解基層人士的生活狀況。商界與企業可為區內基層人士在生活上的一些小困難，提供簡單維修服務或供應一些小發明。他們亦可透過資助小發明大量生產，服事地區的基層人士。

參考資料

- 黃洪. (2013). 「無窮」的盼望：香港貧窮問題探析(初版). 香港: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Goodstadt, & 顏詩敏. (2015). 富中之貧：香港社會矛盾的根源(初版). 香港: 天窗出版社有限公司
- 周永新. (2014). 真實的貧窮面貌：綜觀香港社會 60 年(初版). 香港: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呂大樂 (2010). 凝聚力量：香港非政府機構發展軌跡. 香港：三聯書店
- 周永新 (1998). 社會福利的觀念和制度。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 D. 溫特、陳恩明譯 (2011). 基督教歷史和未來速覽。香港：海天書樓
- 徐富明、張慧、馬紅宇、鄧穎、史燕偉與李歐 (2017). 貧窮問題：基於心理學的視角。心理科學進展 25 (8)，1431-1440 頁
- Lau, M., Gordan, D., Pantazis, C., Kim, E., Lai, L. 及 Sutton, E. (2014). 香港社會排斥：2013 年生活水平調查結果. PSEHK
- 基督教家庭服務中心及港大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 (2013). 觀塘區貧窮家庭需要－貧窮線以下家庭之生活實況調查報告
- 明愛莫張瑞勤社區中心 (2018). 西區基層住屋及生活處境調查.
http://mcskcc.caritas.org.hk/public/modules/member_news/cn97/cn97_p01-p02.pdf
-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2018). 2017 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
- 社會福利署中西南及離島區福利辦事處 (2019). 中西南及離島區福利需要社會指標
- De Jong Gierveld, J. (1987). Developing and testing a model of lonelines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3(1), 119-128.
- Hudson, W. W. (1982). *Index of family relations. The clinical measurement package: A field manual*. Chicago: Dorsey Press.
- Wong, Y. C., Leung, C. M. Y., Lee, V. W. P. (2016). *Internet-based family and youth Mental health research: A study on youth's digital usage habit in relation to family relationships*. Report submitted to Hong Kong Family Welfare Societ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hkfws.org.hk/assets/files/reserch_reports/youth_digital_usage_family_relationships_20160506.pdf
-

鳴謝

(排名不分先後)

香港(西區)潮語浸信會

基督教宣道會以琳堂

上環浸信會

神召會西環堂

西區福音堂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堅城堂

香港浸信教會

香港浸信教會好鄰舍福音堂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救主堂

西環靈糧堂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救恩堂

香港堅尼地城浸信教會

香港聖公會聖士提反堂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香港堂

香港循理會西營盤堂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

西環平安福音堂

基督教宣道會西環堂

Solomon's Porch

新會商會學校

明愛莫張瑞勤社區中心

明愛堅道社區中心

橋下祝福站

香港家庭福利會

恩悅綜合家庭服務中心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西環綜合社會服務處

關愛病患基金會

聖公會聖馬太長者鄰舍中心

聖雅各福群會眾膳坊食物銀行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葦田成長中心

救恩服務社

聖公會西環長者綜合服務中心

聖公會聖路加福群會長者鄰舍中心

香港小童群益會賽馬會上環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建泰工業有限公司

社會福利署中西南及離島區福利辦事處

成為教關伙伴，加入扶貧網絡

教關誠意邀請社區各團體加入成為教會關懷貧窮網絡的伙伴，共同轉化社區。

- 認同教關的使命及工作，願意在你的團隊內推動參與關懷貧窮事工
- 積極參與有關扶貧倡議及教育活動，促進社會公義，影響社會政策
- 關注教關資訊及各項事工，積極邀請其他伙伴參與服侍
- 加入扶貧網絡，分享教關資源，加強轉化社區的扶貧工作

